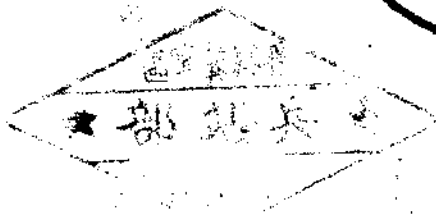


北方文化

摩托管理處



1



創刊號

北方文化社編

北方文化社

為徵集全國出版物啓事

本社出版之刊物，均係中國民主事業中重要的一部分。我們願意和全國文化界攜手並進。除了已創刊的北社、各雜誌社及各文化團體和出版機關，發出友誼的要求，徵集全國的書報雜誌。如蒙惠贈，當以本社出版的刊物或書籍交換，否則，也請經常賜寄目錄或樣張，以便廣為購置。謹啓。

北方文化社

社長 成仿吾

北方文化

(半月刊)

特闢「讀者中來」欄啓事

本刊為應廣大讀者需要，匆促創刊。內容形式，諸多未善。竭誠希望各界讀者來和我們多方合作。除歡迎賜寄各種稿件外，自第一卷第二期起，並擬專開「讀者中來」一欄，內容包括：

- 一 讀者的言論和要求。
 - 二 生活、思想、學術、時事、作品等各方面問題的提出與解答。
 - 三 對本刊的意見和批評。
- 尚望讀者積極寄稿，並經常來信和我們聯繫。

創刊的話.....成仿吾.....(2)

時

自掘墳墓(丁玲).....(3)

揭穿醜劇、制止逆流(吳伯簫).....(4)

論

說社會大學(蕭軍).....(5)

宣傳與說謊(王子野).....(6)

• 講座 • 毛澤東的人生觀.....張如心.....(8)

報

西線漫記.....蕭三.....(15)

告

「人圈」.....厂民.....(20)

週

新張家口工人的文化生活 凌元.....(26)

訊

大連市.....羅焚譯.....(30)

劉邦與項羽(研究).....何幹之.....(32)

灰敗思想底根源一解(批評).....蕭軍.....(42)

人民的城(詩).....艾青.....(45)

我在霞村的時候(小說).....丁玲.....(49)

原子炸彈諸問題.....子奇輯.....(57)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一日出版

602630

創刊的話

成仿吾

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中，北方曾經有過偉大的『五四』，在中國近代史上，它放出了長遠的光輝。這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發生的。

今天，中國人民最兇狠的敵人，日本法西斯強盜被打敗了。幾十年來他用盡心機想滅亡中國，但是我們東北與華北的人民憑着赤手空拳抵抗了他，在艱難的八年抗戰中，拖住了這野獸的後腿，給了他嚴重的打擊，終於配合友軍與盟軍制伏了他，因而挽救了自己與我們的祖國。在這樣險惡的生死關頭中，北方的人民長出了雄偉的力量。日本人，漢奸與親日派等等給全國人民上了多年的課，人民也就學乖了一些。

因此，今天的歷史條件，和二十多年前又不同了。北方更要擔負起比過去任何時期更大的責任。這個刊物就是適應這樣的時機而產生的。他的主要任務是：

第一，中華民國成立了三十多年，長期在國內戰爭中過日子，結果日本法西斯強盜打了進來，不論國民經濟或文化都遭受了嚴重的破壞，到處是『瘡痍滿目』。全國人民迫切需要和平，厭惡內戰。今天和平的局面是已經實現了，人民在撫着傷痕向他歡呼。但是和平的敵人隨時在全國破壞他來反對人民。因此全國人民都要努力鞏固國內和平，而這也就是我們的主要任務之一。

第二，我們國家的民主的改造是全國人民多年以來的奮鬥目標，同時也是國內和平的必要條件。全國人民迫切需要政治的民主，經濟的民主以及文化的民主。這種民主的改造越是迅速，越是徹底，對國家，對人民就越是有利。因此我們願為全國各方面的民主改革盡我們最大的努力。

為了使這個刊物為更多的讀者服務，他將是綜合性的半月刊。

他將登載時事評論與政治論文，幫助讀者了解各種時事與政治問題。

他將發表一些專門的論述，供給大家做專門研究的參考。

他將搜集人民在實現民主改革中的生動事實與鬥爭經驗，介紹給讀者。

他將供給讀者以文學與藝術的滋養品。

這個刊物的各種著作，力求合乎科學真理，態度務求客觀切實。

我們願意與全國文化界攜手並進，為人民，為中國的民主事業共同奮鬥。我們熱誠歡迎各界讀者的合作。



自掘墳墓

記得前年有一個自稱「記者」的到陝甘寧邊區去參觀，這位「記者」到處亂鑽，想搜得一些「材料」，正在焦急失望的時候，竟在一家民房的已經褪了色的春聯上，發現了有「反對國民黨特務政策」的字樣。他高興得如獲至寶，氣勢汹汹的便提出了質問。該地駐軍的某將軍便告訴他，這是老百姓貼在他自己門上的春聯，他們親身受了害，痛恨特務，反對特務政策，我們沒有理由禁止他們。問題是國民黨有沒有特務政策呢？有沒有專門對付人民的特務組織呢？問得這位「記者」面紅耳赤，怎麼也不能對答。

過去的事，我就不多提了。邵力子先生不是在一月九號重慶文化界座談會上要大家「讓」麼？我也很希望中國社會可以進步到能讓些。但人民越讓，另

外一些人就越爭！譬如停戰協定宣佈之前，國民黨軍事當局還密令所部，「秘密迅速前進，搶佔戰略要點」，（見一月十七日晉察冀日報），來從人民手裡爭城奪鎮，「收復失地」，表現了十四年來未有的英勇。人民在刀鋒下讓步了，但這些英雄們是要把人民置之死地而後快，不願意給人民以一隙的生存機會，繼續猛進，於是軍事調處執行部首先來到華北，實現停止衝突，籌劃恢復交通；接着政治協商會議幸也圓滿結束；人民歡欣鼓舞，熱烈慶祝。我親自看到張家口十七萬市民擁塞在街口，在廣場，揮手高呼，慶祝這和平民主曙光的來臨。但是一個多月來，國民黨軍隊違反停戰協定，不斷進攻人民的解放區和人民的軍隊。我們每天在國民黨官辦的報紙上，在收音機裡，也還可以看到，聽到

反共，反人民的叫囂。然而我聽得軍事調處執行部的，相信這種局面一定會慢慢澄清起來。

中國有一批最反動最頑固，專門吃戰爭飯的人，他們不歡喜中國團結，和平，他們怕中國人民有民主自由的權利，他們靠着戰爭，加捐稅，借外債，屯積，走私，發國難財，養肥自己，用特務政策壓制人民，用各種方法來製造內戰，挑撥，刺激，恐嚇，毆打，竭力要把人民初步獲得的一點成果也毀滅去。於是他們說「政協會議在共產黨是勝利，在國民黨是失敗」，他們送共產黨的代表周恩來先生以子彈與恐嚇信，他們打人，製造校場口血案。

校場口血案是這些反動派又一次向全國人民的挑戰書，他們陰謀佈置，預帶武器，在憲警縱容之下，擇人而噬，文化界先進都遭毒手。事後中央社還顛倒黑白，歪曲報導事實真相。這件血案還沒有了結，北平的特務們却又再接再厲，于本月二十日假借名義，闖入莊嚴的軍事調處執行部，肆意叫囂，污辱，威脅，連執行部的委員們羅伯森，鄭介民，葉劍英諸先生親自勸阻，也無效果，逞兇亂鬧，達五個鐘頭之久。在這長



長的五個鐘頭之中，北平的那些市政當局，是不是全在青天白日之下睡懶覺去了？他們坐在北平幹什麼呢？難道就只爲着北平戲院裡武把子不够熱鬧，而欣賞着這一面倒的鬥爭場面麼？

但我相信國民政府該是不會睡覺的，那末，我們堅決要求國民政府立即查辦此次事件的禍首及其負責當局，保證今後不再在全國任何地方發生特務逞兇行爲，並堅決要求：立即解散特務組織

揭穿醜劇，制止逆流

一月十日，國共兩黨宣告停戰，開始了國內和平局面；一月三十一日，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奠定了中國民主基礎。二十天內，兩件天樣大的喜事，廣大的中國老百姓和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誰不額手相慶，歡欣鼓舞？認爲從今以後，中國將沿着民主、自由、富強的大道邁步前進了。這時候，一個光明磊落的共同意念團結着全國人民，那就是堅決鞏固和平，努力實現民主。

但是像太陽普照的時候，牆壁間角

，切實保障人權！

世界上反動的法西斯頭子，都一個一個的垮台了，你們這幾個帶着殘氣的狗腿們，在愛好和平的全中國，全人類的面前，還想跳梁下去麼！你們闖進執行的部的大門，你們這些愚蠢的舉動，只是替你們自己掘墳墓，撞喪鐘而已。

人民決不饒恕你們！

(丁玲)

角落存在着陰影一樣，有一種人旨趣恰恰與全國人民相反，他們處心積慮，想破壞和平，摧殘民主。人民的歡樂，反使他們痛感羞怒，於是人民前進的路上，被他們撒滿了污穢與障礙，卑鄙醜惡的勾當層出不窮了。事不在遠，據拾即是：一月十六日，蔣主席剛剛宣佈了保障人民自由等四項諾言，政治協商會議正排除萬難向前進行的時候，政協代表黃炎培先生底住宅被無理搜查了；翻箱倒篋，盡污辱能事，二月十日，重慶

文化界，工業界，農業界等二十餘團體舉行慶祝政協成功大會，被劉野樵和一批特務流氓叫囂搗亂；拳打腳踢，磚瓦飛動，毆傷郭沫若，李公樸諸先生，演成校場口慘案。二月十二日，一封附有手槍子彈的桐嚇信寄給周恩來同志了：說什麼『如果你向蔣主席報告星期日晨羣衆大會被搗毀會場的事件時，請你先看看這顆子彈。』花樣翻新，愈演愈劣。最近二月二十日，又有了特務化裝難民，在中外人士親瞻所繫的北平扮演了一齣『還鄉請願』的醜劇。光天化日，衆目睽睽之下，公然發出反共傳單，叫喊反共口號，搗亂軍事調處執行部，污辱中共辦公人員，臨走還吹哨集合，口口聲聲說：『今天葉委員沒有滿意答覆，我們明天還要來。』

醜劇是一連串下來的，演員也大都相同。那不是別的，那是中國人中間很少數的一些民族敗類。他們，敵人來了，抱頭鼠竄，敵人走了，趾高氣揚。他們『內戰內行，外戰外行』。他們專門喫閒飯鑽空子，捧着幾個不三不四的流氓頭，打幫起橫，尋事行兇；他們在大庭廣衆面前沒有理說，只能鬼鬼祟祟，要耍無賴，幹些不尷不尬見不得人的事情。

他們破壞不了民主，便想破壞和平，南方不行，跑到北方；中國人面前丟醜不夠，還要到外國盟友面前丟醜。很顯然，這些壞人，做這些壞事，是有根源的，根源就在他們憎恨和平，憎恨民主。因為和平民主來了，他們底那一套就喫不開了。正因為如此，我們要挖根，非鞏固和平不可，非實現民主不可。很顯然這些污行醜劇是有組織的，是有背景的，是與國民黨內極少數好戰的反民主的反動分子有着血緣關係的。且不說搜查黃炎培先生住宅的直接就是憲兵警察，而明目張胆又以「查戶口」為掩護。校場口慘案，捉到的一個名叫陳雲鵬的特務身上不就確確實實帶着重慶衛戍司令部稽查處發給的五千元賞金和官方信件麼？北平「還鄉請願」，不是清清楚楚有市政府職員和十一戰區司令長官部機關報——建國日報的記者楊文昌參加麼？再不然，憲警佈滿會場，劉野樵怎麼敢爬上台去強當主席呢？軍事調處執行部是一個調處中國軍事的機關，暴徒怎麼可以蜂擁而入，一直進到辦公室內部，任意胡鬧，而武裝軍警竟不加阻攔呢？蛛絲馬跡，大可追尋！

可是蔣主席，在政治協商會議閉幕

的時候，是向全中國全世界作了鄭重諾言的。宣佈他一定堅定的，忠實的，執行政治協商會議的一切決議；堅決的，忠實的，實行和平建國綱領。口沫未乾，言猶在耳，而在重慶，北平，破壞政協決議，破壞建國綱領，猖狂恣肆的怪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地扮演起了，而事出之後，又從沒聽到國民黨政府當局有任何有效的措置，這不是小事，這是向全國人民公然的挑戰。事關民主前途，人民福利，全國老百姓是不能默爾而息的，站在人民立場，我們要求蔣主

說「社會大學」

針對着中國現階段，因貧窮而失學和在職而仍要「學」上去的廣大青年羣，以及建設新中國所急需人材的情況下，正在此時，陶行知先生竟動手在重慶創設了一個「社會大學」。這一盛舉，不獨是新中國教育的新形式的一種；也是新中國教育的新方向的一個方向。我

席澈查各案，嚴懲主犯，以平公憤，並確保不再有這樣類似的事件發生。

時代已經變了，民主自由已早成世界潮流，狂瀾奔騰，雷霆萬鈞，那是阻止不住的！中國人民早已醒覺，並且多少年來在流血犧牲，堅苦奮鬥當中健強壯大起來了，也絕不是當車螳臂，或鬼魅伎倆所能壓得下，嚇得倒的。

和平與民主一定勝利。全國人民再團結的緊些吧！把醜劇揭穿，把逆流制止！

（吳伯簫）

看這是滿值得朝野人士注意，贊助和推行下去的大事。

想當年，孔老夫子雖然也曾發表過自己「有教無類」這般教育學說，還聲明過：「自行束修以上，我未嘗無誨焉」的談話。可是在中國這樣一直是有「類」，而且「類」還分得很清楚的社會裡，

要想由這類混入那類，起碼也得給夫子送幾條「肉乾」（據說即「束修」）而後才能夠被「誨」焉的罷？否則，即使夫子不至下令「鳴鼓而攻」，那你自己也只好蹲在「門牆之外」喝西北風了。我們這當然還是舉的中國式的例子，至於希臘底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他們的學費是怎樣收法的呢？雖然我還沒調查研究過，僅憑我主觀想法，大概多多少少也總得弄點錢財或米糧來作為酬報的罷？就是耶穌，雖然名目上說算是不收學費，可是西門（？）還得給他打魚吃，其餘的徒弟們也要各盡一些職務。若從經濟學的範疇上說，這應該屬於「勞役學費」了，也是應列為「束修」的。因為無論你是怎樣熱心傳道的人或「聖人」……天長日久總是餓着肚子——先丟開「面子」問題不談——也是不成體統的。因此有人說，在資本主義社會裡，「知識」即商品；學校即商店；官辦的就叫「官商店」，或簡稱曰「衙門」……這倒是名實相符。說這樣話的人我猜決沒存心想降低誰底身分的意思。至於這些商店賣的盡是巴黎的香水精，美國的香煙，日本的「味之素」，希勒特，墨索里尼以及他的

徒弟徒弟的照片，明星剪影，春宮畫……日用的五穀雜糧，鍋、碗、瓢、盆……以至什麼病也不能治的狗皮膏藥……在私營商店這當然是要決定於市場和顧客；而官商店則是還應該決定於老闆、財東底立場和願望了。在此不必多說。一提起衙門，就想起了「衙門口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的俗語。這如果改一改，「學校口衝（四面八方）開，有志沒錢莫進來」作為當今那些私營或官辦「學校」門額或對聯，我看也還很相當。同時到一般商店去要買點什麼當然有錢就能成了。老闆和店員們也還不至越過大格兒，不把你當主顧招呼一番。至於官營商店，如果你稍稍檢挑檢挑貨色，爭論爭論價錢……以至不想買而走出來，那就有一點危險性！輕者是白眼，罵，吐口水……重者就要關「禁閉」。再重的，那就很難說是什麼結果！總之，不會好……

在學校商店化或衙門化底昨天和今

宣傳與說謊

和平以後，據說北平的官家報紙還

天，任你有一「死而後已」求學的大決心；「頭懸樑，錐刺股」的大魄力，以及「立雪三尺」而求「道」的傻勁兒，在你不能夠弄到幾條「肉乾」兒做「束修」以前，你也好只好蹲在門牆之外，眼望着那墻裡的「桃李爭春」喝着你的西北風。如果你非要蹲下去或喝下去不可，那也只好由你。至於冷風喝得多鬧肚子疼，以至因此而死……這不應埋怨別人，算活該。

連太陽裡全發現了黑點，這時代，究竟也要變一變了。這時代也確是變得有一點厲害！對於中國底教育歷史來說，這「社會大學」就是一個變種，一個新形式，一個新方向……千萬萬失學的冤魂將要因此而得救，如果，它竟能做到的「貨真價實，童叟無欺」並且多買一些人的生活必需品，不必說還可以免費購買，即使多花上幾條肉乾，人們大概也會心願情甘的，否則……以上是我見，又如是我說。（蕭軍）

在繼續作反共的宣傳，開始有些將信將

疑。偶然看到一月三十日的一份『建國日報』，小小的四開的篇幅，反共的文章就有兩篇，果然傳聞不虛。一篇是社論，題為『關於解放區問題與政府小組會議』，另一篇是『報導』，題為『我們的呼聲是一篇血淚報告道破了欺騙陰謀』。文體雖不相同，目的却是一個，『聲討』共產黨，說解放區如何沒有民主自由，共產黨八路軍如何橫暴，人民如何受壓迫云云。

兩篇文章沒有一個字不是說謊，像這樣的『宣傳』其實不算什麼新鮮的花樣，還是過去的老手法，本可置之不理，不過既然刊載在堂堂的官家報紙上，而且有一篇還以社論的面目出現，如不回敬幾句，未免對不起文章的『作者』和出錢辦報的老闆。

歷來的反共『宣傳家』奉行一條聖旨：凡是共產黨做的事一概要把好的說成壞的，說得越壞越好，把世界上一切最壞的東西統統安在共產黨身上。共產黨一直被證為『奸黨』，八路軍是『奸軍』，邊區或解放區是『匪區』，是『封建割據』。爲了坐實這些罪名，反共『宣傳家』真也絞了不少腦汁，『作』了不少文章，他們所辦的刊物，出版的

小冊子、大冊子，集中起來不知有多少。這些『宣傳品』靠着官勢，散遍天下，甚至不要錢奉贈。可是讀者的興趣始終不高，當官的說：『不讀就殺頭』，就是這樣也沒能嚇出讀者的熱情來。說也奇怪，有些人寧可殺頭而不讀。

有些國際國內的新聞記者，社會名流，衝破了官家的層層攔阻，終於達到『匪區』，考察十天半月之後回去，把他們所聞所見的事實比較客觀地寫下來，向國內國外報導。這樣的文章和書籍一出來，不脛而走，大家搶着讀，當官的一看不好，下令禁止，無效，威脅青年說：『你讀就殺頭』。殺頭儘管殺頭，讀的人更多。外國朋友寫的作品影響如何，姑且不提，黃炎培先生的『延安歸來』和趙超構先生的『延安一月』不是轟動一時嗎？

爲什麼讀者對前者那麼冷淡，而對後者又那麼熱心？原因很簡單，一者在說謊，一者在說實話。

共產黨人自己的報導，很有被認爲『自誇』之嫌，黃、趙二先生是第三者，他們的話總該是公正無私的了。沒有成見的讀者都會相信，邊區或解放區完全不是反共『宣傳家』所說的『匪區』

，而是全國最先進的地區，那裡的人民的確確有民主和自由，人民的生活比全國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好些。

宣傳應當根據事實。漫天說謊，關門造謠，即使能騙人於一時，決不能騙人於永久。雪在陰暗的牆角可以暫時積存，太陽一出現立刻就會融化。

造謠不但是欺人，而且是自欺。明明是白的，偏要說成黑的；明明是沒有的事，硬要說得像真有其事一樣。當那些說謊家在編造『童話』的時候，他們的內心何嘗不在暗暗發笑。

政協會上的決議規定給予人民言論、出版等等自由，這當然很好，我以爲必須加上一條規定：剝奪『造謠』『說謊』的自由。如果『造謠』『說謊』可以取得自由，那麼做賊的也可要求偷東西的自由，殺人者也可要求殺人的自由，這種自由一發展，人民的真正自由就會被擠掉。

(王子野)

講座

毛澤東的人生觀

張如心

——在華北聯大的講演——

所謂人生觀的問題如果通俗的扼要的說來就是爲誰服務的
問題，一個人生活在世界上究竟爲了什麼？有何存在及力求繼
續存在之必要？它一生行動方針應該是什麼？這就是所謂人生
觀的基本問題，俗語說「爲誰辛苦爲誰忙」也正是這個問題。

聯大的同學都是抱持改造社會的志願而來的，因此必須對
這一重大問題加以深思熟慮，並從根本上給予正確解決，我今
天介紹毛澤東的人生觀，也正是爲了使同志們在處理這一重大
問題上有所參考。

在沒有介紹毛澤東的人生觀之前，讓我們先來回憶一下人
類有史以來一些上層統治階級的人生觀。

有一種奴隸主的人生觀，歷史上曾經流行於奴隸社會的上
層人士中間。奴隸主一般的都佔有一批奴隸，多則幾千，少則
幾百幾十，奴隸不僅肉體上而且人格上也屬於奴隸主所有，後
者對前者可以買賣抵押，生殺予奪。奴隸主人生的基本目的就
是如何從這批奴隸身上榨取更多的血汗以達到增加自己的財富
，滿足自己的享受底目的，他們整天幻想的就是自己的奴隸越
多越好，工作得越馴服越妙，所有這些他們認爲都是極其合理

無庸置疑的，不然人生在他們看來簡直是毫無趣味罷了，這種
人生觀及其實際在中國過去歷史上存在過，今天在我們國內某
些地區（如西康青海番民區）還殘存着。

有一種封建地主的人生觀，他們以榨取剝削農民的血汗來
肥胖自己作爲人生的唯一志願。這批地主們多是擁有大量的土
地，出租給無地或地少的農民耕種，農民辛苦勤勞終年終月用
自己的血汗生產出來的果實大部份交給地主，自己則過着牛馬
不如的生活。農民在地主們看來都是天生的「賤骨頭」，從娘
肚子生下來命運就註定他們應該給他當牛馬，而他們「人生的
職責」就是從這一批牛馬身上榨取血汗來歡度自己寄生蟲的生
活。至若農民餓死、凍死、累死，他們是不管的。古人云：「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而地主們則根本無所謂惻隱之心的。
中國許多舊小說中間曾經很露骨的描寫這批地主階級的代表人
物，他們如何殘酷的剝削農民，壓迫農民，如何無情的鎮壓農
民的反抗，他們如何的橫行霸道，胡作胡爲，口頭上仁義道德
，實際上男盜女娼，他們吃人肉喝人血；殺死自己的父親，強
姦同胞的姊妹……他們人生活動是極其卑鄙的醜態的。很值
得悲痛的是這種人生觀及其實際還在今天中國許多非解放區的
農村中普遍的流行着統治着。

還有一種帝國主義的資本家人生觀。他們生存的目的是對

內奴役剝削工人階級，對外掠奪和壓迫弱小民族。他們手中有的是資本機器，開辦工廠招收工人做工，工人在工廠中整天為資本家生產，而自己所取得的工資則微乎其微，不僅老婆孩子無法養活，而連自己糊口也甚困難，不僅如此，資本家還想盡各種方法如減低工資，增加工作時間，增加勞動強度，改良機器來榨取工人更多的血汗，有時商品過剩賣不出去便把工廠關閉，讓工人失業流浪街頭無法過活。美國名作家辛克萊的一些作品如「煤油」，「工人傑麥」，對於資本家殘酷的剝削工人瘋狂的追逐利潤的人生活動描寫得很好。對弱小民族的掠奪資本家採取收買原料，推銷商品，投資借款等各種辦法，並且用戰爭的方法武力壓服他們，使之化為他們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這些帝國主義資本家眼光中弱小民族都是「劣等民族」「野蠻民族」，而他們自己則是「優秀民族」「文明民族」，劣等民族應該給他們當奴隸，應該給他們繁殖財富，尤其是法西斯主義的資本家和他的代表人物更加把這種荒唐的論調和實際發揮到登峰造極的程度。有一本報告文學作品「——上海——」冒險家的樂園」曾對於帝國主義資本家在中國的卑劣行徑作了一些客觀的報導。

最後還應該介紹介紹咱們中國的大買辦，大銀行家的人生觀，這也是道地中國貨的一種，這種人生觀可稱之為奴隸總管的人生觀，這批人靠着外國資本家起家，專替外國人在中國廉價收買原料又高價出賣商品，經營投資借款的事業，自己從中賺了錢，發了財就成了大買辦，大銀行家，再和軍閥官僚，流氓劣紳一勾搭即躍上了奴隸總管的位置。這批奴隸總管的臉譜是：在外國資本家老板前面卑躬屈膝，言聽計從，而在中國老百姓前面則趾高氣揚，胡作胡為，自稱為「高等華人」；這批人的人生觀的如意算盤是：依靠他們外國後台老板盡量榨取中

國人民的血汗，當中國人民起來反抗的時候，他們便擺起奴隸總管的架子，靠着後台老板的武力幫助，無情的屠殺鎮壓中國人民，他們人生觀的信條是：誰不會媚外，誰不會打內戰，誰不會貪污腐化，升官發財，囤積居奇，魚肉人民，誰就不是他們的忠實信徒，誰就沒有出息，沒有地位！這種人生觀及其實際在今天中國許多地區還流行着統治着。

以上略舉的幾種人生觀其表現形式雖有不同，然而實質是一樣的，這是剝削階級集團的人生觀，是少數腐朽沒落反動集團的代表思想，他們共同的志願都是剝削壓迫大多數人民，他們都把自己描寫成爲優秀人物或社會「正統」，「民族的主體」，他們有奴役廣大人民的權利，誰要反抗他們就是大逆不道，應該受到最嚴厲的懲罰。這批少數統治集團最害怕廣大人民覺悟起來組織起來，他們希望人民越落後越不團結越好，因此他們極端仇視代表廣大人民利益爲人民謀解放的革命政黨，罵這些政黨爲「奸黨」、「匪黨」、禁止其活動，甚至用武力鎮壓它，他們不允許人民有自己的軍隊有自己的民主政權，罵這些軍隊政權爲「奸軍」「土匪」「流氓」「匪區」，並想盡各種方法來消滅它。幾千年來中國地主階級創造了一套統治人民奴役人民的理論和制度，幾十年來大買辦、大銀行家、大地主們在這一方面也有不少的發揮和「建樹」，這些目的都是不讓人民翻身，好讓人民永遠受他們剝削和奴役。

以毛澤東爲代表的人生觀是與上述的人生觀完全相反甚至根本對立的。毛澤東的人生觀是無產階級人民大眾的人生觀，

也即是馬克思主義的人生觀；自從五四運動之後，馬克思主義思想便適應着中國國情的需要逐漸在中國傳播起來，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政黨，所謂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人生觀也即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人生觀。

按照毛澤東的思想：人民並不是什麼「天生賤骨頭」，從娘肚子生下來「命運」就註定他們應該給奴隸主、封建地主、大買辦、大銀行家當奴隸當牛馬的。人民之所以被踐踏在地上不能翻身，不是由於神秘的什麼命運，而是因為剝削階級掠奪了他的一切，獨佔了社會上大部份或全部的生產資料與生產手段，迫使他不能不給人家當奴隸，或租借別人土地，或者出賣勞動力給資本家，供奴隸主、封建地主、資本家剝削，因此人民儘管用自己的勞動艱苦的創造一切社會上的財富，可是自己却過着悲慘痛苦的生活，另一方面少數寄生蟲集團獨佔一切，統治一切。同志們如果要問：誰養活誰？誰是社會的主體，誰應是社會歷史的正統？幾千年來中國外國歷史事實活生生的擺在前面：不是奴隸主養活奴隸，地主養活農民，大買辦大銀行家、大資本家軍閥養活工人農民，而是奴隸養活奴隸主，農民養活地主，工人農民養活資本家銀行家買辦軍閥；社會的主體社會歷史的正統不是過着寄生蟲生活的少數奴隸主、地主、資本家、買辦銀行家軍閥集團，而是用自己勞動親自動手、創造社會一切的廣大人民，這就是歷史的真面目！這一真面目過去現在一貫的被剝削階級御用的歷史家政治家所掩蓋、歪曲、偽造，馬克思主義第一次破天荒地粉碎了這些歪曲、偽造，揭開了人類社會的真面目，因而使人民翻身獲得科學的根據。

按照毛澤東的思想：人民並不是像那些反動派騙子所說的什麼愚昧落後，不懂政治，對政治無興趣，無參加管理政治的

能力，需要加以長期訓政……等等，這些完全是反人民反革命的胡說！事實是：人民長期在經濟上遭受殘酷的剝削榨取，經常過着凍餓的生活，隨時有凍死餓死的危險，在政治上不僅毫無民主權利，而且遭受殘酷的壓迫，隨時有被擄打槍殺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之下，人民對於統治階級，當局這種「政治」是毫無興趣，並且深惡痛絕，可是這絕不是說人民不需要政治，不要求政治權利，或者無管理政治的能力。事實上中國人民（各國人民均是如此）從自己長期被壓迫被剝削的痛苦生活中深刻地體驗到經濟上政治上改革的必要，迫切要求獲得政治上的權利，而且一旦他們真正翻身之後，他們政治積極性非常之高，他們善於管理自己，善於選擇自己的領導者，過去十年蘇維埃運動及抗戰八年來各個解放區的政權建設的事實十分鮮明地證明了這一真理。又例如關於軍隊問題，中國人民由於自己長期遭受軍閥的摧殘壓迫的切身感覺和經驗，因此對於軍閥極其痛恨，因之對軍隊印象也很壞，農民中間普遍流行「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呼聲，這是很自然的，可是這絕不是說農民不要求軍隊的改造，或者不喜歡自己人民的軍隊，相反的人民為了保衛自己及民族國家的利益，他們熱烈的歡迎和擁護自己人民的軍隊，並且親自拿起武器去參加軍隊或配合軍隊作戰，中國人民過去對紅軍及現在的八路軍、新四軍、民兵的態度就是最好的證明。當然我們並不否認人民中間有落後性（如散漫不團結，若干程度上的保守自私，政治上一個時期觀望妥協的心理等等），然而這些主要的還是過去和現在統治階級長期摧殘、壓迫、欺騙、分化政策的結果，這些缺點在先進政黨領導之下是可以鬥爭中逐漸改正的。

因此毛澤東教導我們每一個共產主義者革命的民主主義者

應該鞏固的確立為廣大人民服務的人生觀，把服務人民當作自己人生的唯一目的和志願，並決心為廣大人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常對中國共產黨員說：「共產黨員之所以有存在之必要，沒有別的就是為人民服務」。『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給老百姓當勤務員』，我們每到一個地方必須調查人民的痛苦，傾聽人民的呼聲，為人民與利除弊。這裡所謂人民在目前中國具體條件下是包括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其中主要部份是工農，工人在中國有產業工人幾百萬，有手工業工人與農業工人數千萬，農民有三萬萬以上，佔全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工人農民合起來佔全中國人口絕大多數，他們是人民中絕大部份，中華民族的主體是他們，中國社會正統是他們，他們創造中國社會一切財富，在政治經濟改革上他們是基本力量。現在所謂新民主主義革命通俗的說來就是無產階級領導下以他們為主體的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其中尤其是農民是主力軍，過去八年抗日戰爭實質上是無產階級領導下（主要表現這一領導的是中國共產黨）的農民抗日戰爭，八年來解放區的民主政治主要是授權給農民。八路軍新四軍，民兵，地方兵團也是從農民中間組織起來的人民武裝隊伍，我們的文化主要也是為農民服務的文化。

毛澤東為人民服務的人生觀就是要為這些廣大人民解除痛苦，現階段來說就是解除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這兩架山給予人民的痛苦，使人民真正翻身，因為人民不翻身，中華民族政治上不可能富強，經濟上不可能繁榮。所以毛澤東為人民服務的人生觀也就是領導人民翻身的革命的人生觀，翻身再通俗一點說來也可以說就是『造反』，不『反』就無法子『翻』，只有領導人民反抗舊的反動勢力，剷除舊勢力的統治，廣大人民才

能翻身得到解放。這種領導人民翻身的事業是翻天覆地旋轉乾坤的大事業，它自然會遭遇着各種阻礙、困難、挫折，並且要經過長期艱苦奮鬥及必要的英勇犧牲，然而它是正義的，合乎歷史發展規律的，因此它是人生最光榮最有價值的事業，並且最後一定會勝利的。

毛澤東幾十年畢生的努力奮鬥都是為着廣大人民服務的。五四運動時代他在湖南創辦『湘江評論』，即為廣大人民作啓蒙工作，不久又參加湖南工人運動，領導工人鬥爭；大革命時代毛澤東集中注意力於組織和領導農民運動，他當時親自在廣州主辦農運講習所，培養農運幹部，並實際策劃農運工作；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叛變革命，他即參加了湖南的農民起義，並把起義的隊伍率領到湘贛邊的井崗山成立中國工農紅軍，進行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解放農民，創立革命根據地的工作。十年革命戰爭在毛澤東領導之下解放了幾百萬農民，創立了南方各省大塊的革命根據地，並建設了一枝強大的為人民服務的革命軍隊——紅軍；西安事變之後，國共合作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中國紅軍在毛澤東領導下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開赴華北華中抗日前綫，對日作戰，八年來深入敵後驅逐日寇及失敗主義者，解放了將近一萬萬人民，建立了華北華中廣大的解放區，成為抗戰中堅與反攻主力。去年抗戰勝利之後，他又不顧一身安危，毅然決然親赴重慶參加談判以促進全國和平民主團結的事業，所有這些都是為中國人民全心全意服務的最好實例！

三

從毛澤東的人生觀的全部思想及其長期為人民服務的實踐活動中間我們可以很深刻的體驗到他非常信任人民羣衆的力量，他常常把中國共產黨與人民羣衆的關係，譬作魚和水的關係

，魚沒有水是無法生存和發展的，共產黨員一旦脫離羣衆什麼事情都幹不成，他批評一些共產黨員脫離羣衆的毛病時說過：「我們共產黨員無論在什麼問題上一定要能夠同羣衆相結合，如果共產黨員一生一世坐在房子裡不出去，不經風雨不見世面，這種黨員對於中國人民究竟有什麼呢？一點好處也沒有，我們不需要這樣的人做黨員。」（參照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組織起來」的報告）因此按照毛澤東的人生觀：一切共產主義者，革命民主主義者，都應該與廣大人民羣衆相結合，一方面爲羣衆服務，同時在這中間不斷改造自己提高自己，加強自己爲人民服務的能力。

毛澤東教導我們：要使羣衆翻身必須首先啓發他們的覺悟，並把他們組織起來。由於長期統治階級的摧殘壓迫欺騙分化的結果，人民羣衆對於翻身的覺悟和決心是很不平衡的，在一定的時期中間錯誤的「正統觀念」（即把統治階級當作正統，自己受他們管轄，向他們交租交糧納稅是應該的）「變天思想」（即怕反動勢力復辟報復）以至於對統治集團有幻想，對毫無原則的寬容等等都很可能有的，因此必須對人民羣衆進行實際的翻身革命教育，使之具有對翻身的認識和信心與決心。根據抗戰八年來的經驗，廣大人民羣衆只要啓發了他們的覺悟並把他們很好的組織起來，那人民羣衆的力量是非常偉大的，而經驗同時證明：組織羣衆的中心一環在於解除羣衆的痛苦，改善羣衆的生活（現在邊區許多地方的減租減息、增資、清算、復仇、發展生產都是爲了這一目的），廣大人民只要從切身利益切身經驗中深刻的體會到共產黨員及一切革命的民主主義者是他們自己人，是他們的救星，那他們便會積極起來參加各種革命事業，並把這種事業當作他們自己的事業，那時世界上

沒有一種力量能夠摧毀他們的。我們只要緊緊地與人民羣衆密切結合在一塊，那末我們事業上的各種困難都是可以「迎刃而解」或者逐漸克服的。

當着廣大人民羣衆的積極性發動起來之後，他們爲着把自己的生活管理更好，爲着戰勝敵人克服困難會有許多天才的創造，我們應該把這些人民的創造經驗普及起來。毛澤東長期爲人民服務中間對羣衆的創造和經驗是異常珍貴和重視的。他在領導解放區建設事業中經常注意調查研究這些創造，並很快的把它集中起來推廣出去，使之有利於人民。例如陝甘寧邊區延安縣，有一個人自己創辦的南區合作社，它收買老百姓的土貨，供給老百姓日用必需品，組織老百姓的紡織，替他們解決原料銷路的困難，替老百姓交公糧，運公鹽，貸款給老百姓發展生產；給了老百姓很多好處，南區人民都很擁護他稱贊他，毛澤東研究之後即把這一經驗整理出來，並把它推廣，號召全陝甘寧邊區都要辦這樣一個爲人民謀福利的合作社，這類的例子是不勝枚舉的。毛澤東很信任人民羣衆的創造力，他深知廣大人民中間有許多的天才，發明家，優秀的羣衆領袖，他們中間每一個都有許多的經驗，我們應該很好去發現它，鼓勵它，並把他們組織起來，使之在民主建設事業的各個方面能起帶頭，骨幹及橋樑的作用。毛澤東清楚的說過：「羣衆有偉大的創造力，中國人民中間實在有成千成萬的諸葛亮，（意指高明的人才）每個鄉村，每個市鎮都有那裡的諸葛亮，我們應該走到羣衆中去，向羣衆學習，把他們的經驗綜合起來，成爲更好的有條理的道理和辦法，然後再告訴羣衆（宣傳）並號召羣衆實行起來，解決羣衆的問題，使羣衆得到解放和幸福」（參照上述「組織起來」的講演）。前幾年在陝甘寧邊區及敵後各

個解放區，在毛澤東領導下曾普遍開展了勞動英雄運動，在這一運動中間發現了許多勞動英雄及模範工作者，他們都是人民中間優秀份子，羣衆領袖，他們個個都有一套經驗，並且業務範圍多種多樣；如工業、農業、運輸、畜牧、醫藥衛生、鋤奸、文藝、教育、戰鬥、爆炸、擁軍、優抗……；行行都有人民的「狀元」，這一運動的開展對於解放區幾年來的建設的影響及推動作用是很大的。

大家都知道毛澤東是中國人民最偉大的理論家，思想家，革命家，他寫了許多著作，作了許多報告，他代表中國共產黨規定了各個時期中國人民奮鬥的路線和政策，這許多指示在中國革命各個時期都曾經起過重大指導作用；但是我在這裡應該說明很重要的一點：毛澤東一切著作，思想言論政策，並不是他個人頭腦中間空想出來的，虛構出來的，應該說這些都是中國人民在各個時期的情感，要求，呼聲集中的反映。例如在抗戰階段他所規定的路線——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全中國人民團結起來實行民主民生，改革國民政府，國民革命軍，對國民黨當局反動政策的批評鬥爭等——和解放區的各種政策——如減租減息，發展生產……等這些都是當時當地廣大人民的要求呼聲集中的反映。舉個簡單例子來說，毛澤東一九四四年發表了一個「組織起來」的報告，他號召解放區人民把勞動力組織起來，發展變工隊、互助隊、合作社以開展生產運動改善人民的生活，這一報告立刻受到廣大人民的歡迎；延安縣的勞動英雄吳滿有甚至幾乎可以把這一報告完全背誦出來，原因並不是因為吳滿有記性好，文化程度高，而是因為這一報告正是他們廣大人民的切身要求，呼聲，情感和經驗的集中反映。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也是如此。毛澤東的偉大就在於他深知人民大眾的情感和要求，熟悉他們的經驗和創造，並且能夠在各個時期經過他的調查，研究，分析，綜合，然後化成爲有條理的綱

領、政策、辦法，去指導爲人民服務。他的一切思想、言論、政策、辦法都是從廣大人民中間來又回到廣大人民中間去。有許多人說毛澤東很天才，很聰明，的確毛澤東是一位中國有史以來，空前未有的天才，但是應該指出：毛澤東的天才並不是什麼神秘不可解的，也不是什麼先天的原因造成的，他的天才，聰明，智慧是中國人民的天才、聰明、智慧高度集中的反映。毛澤東是黃帝最優秀的子孫，是中國人民最傑出的代表，但他同時又是世界人民領袖，科學家，天才，革命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忠實門生，他把世界人類幾千年科學思想結晶下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豐富生動的實際相結合，他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立場方法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爲廣大人民服務，與廣大人民的情感，要求相結合，因此他在中國革命長期鬥爭中能够把廣大人民的天才，聰明，智慧高度的集中起來，化爲自己的天才，聰明，智慧以指導中國人民解放事業，所以毛澤東是中國最偉大的天才，但他是中國人民的天才，也只有人民的天才才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

正是因爲如此，所以中國廣大人民很喜歡他，擁護他，把他當作人民的救星，熱烈響應他的號召，忠實執行他所提出來的主張，陝甘寧邊區的老百姓到了延安都以和毛澤東見面握手爲生平最光榮的事情；許多勞動英雄、人民、詩人歌頌讚美他歌頌他，說他是太陽照到那裡亮到那裡。去年日本投降之後，毛澤東坐飛機從延安到重慶去商談和平民主團結的大計，廣大人民都爲毛澤東的安全擔心，有些人說毛澤東到重慶等於「劉備過江」不保險……這種對毛澤東的熱愛擁護不僅在解放區是如此，就是大後方的人民包括國民黨中許多民主人士也是如此。中國廣大人民對毛澤東這種態度正是他畢生全心全意爲中國

人民服務的必然結果。

有些人把毛澤東與諸葛亮相比較，說毛澤東好像諸葛亮一樣高明，天才，有威望有辦法，我們應該嚴格的指出：我們並不否認諸葛亮是古時三國時代天才傑出的軍事家，然而如果把毛澤東相比，則至少是「駑馬並麒麟，寒鴉配鸞鳳」（借用「三國誌演義」中徐庶薦諸葛亮相給劉備時，形容他自己比諸葛亮的措辭），或者簡直一個是天上的太陽，一個是地下的石塊。因為諸葛亮固然有才幹，可是他是為劉備少數地主貴族集團服務，而反對當時廣大人民，他在三國時代政治上所起的作用，是反動的，他的人生觀是為少數反動地主階級集團「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人生觀，而毛澤東則是偉大的革命家，偉大的人民領袖，因此毛澤東與諸葛亮是根本不能相提並論的。

最後還應該說明一點：毛澤東是中國人民的領袖也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但毛澤東同時又是中國人民中一份子，他在中國共產黨中間又是一位黨員，他與普通老百姓一樣服從人民集體製定的法令政策，遵守人民集體創造的紀律和秩序，他在共產黨內和一切黨員一樣服從黨的決議，遵守黨的決定，執行黨的紀律，而且做得最好。他是中共的領袖，也是中國人民的領袖，他對人民解放事業有很大貢獻，但他非常謙遜虛心，他從來不擺架子，不要求中國人民對他功勞給什麼報酬，這是中國人民領袖所特有的偉大的本色！

以上簡要介紹了毛澤東的人生觀及其實際，這種為人民服務的人生觀及其實際當然不是毛澤東一個人所獨有的，所有中國共產黨員以及一切先進份子都有這種人生觀及其實際的，不過毛澤東是它最徹底最完滿的典型代表人物罷了。所以我說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人生觀正是此意。中國共產黨及中國人民

中許多優秀份子爲了這一革命人生觀奮鬥了幾十年，不少的人甚至爲了貫徹這一偉大人生觀而犧牲了自己的生命，然而他們的血不是白流的，中國人民解放鬥爭既經得到了許多偉大的成果，將來繼續奮鬥下去，一定會得到最後勝利的。

因此我希望聯大同學們對於這一問題要加以鄭重的考慮。在座的同志們多是青年，古人云「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從整個人生看來，也可以說「一生之計在於青年時代」，從整個人生看來，光陰似箭，時不我待，應該思想上行動上打下基礎，對於將來一生的活動有重大意義。

所謂人生觀問題，換言之也就是一個人根本立場問題，是爲少數買辦大銀行家大地主服務抑或是爲廣大人民服務，是站在大買辦大銀行家大地主的立場，抑或是站在無產階級人民大眾的立場，任何一個人想逃避這一根本問題是不可能的，特別在今天世界和中國的政治形勢下面。至若如何建立爲人民服務的人生觀，關於這一問題，我願意提出下列建議，供給同志們參攷：

(一) 要學習人民解放的歷史和其經驗，要研究社會發展的規律。中國過去的歷史，現代的歷史，近二十多年的中國人民解放鬥爭史，特別是抗戰史更要仔細地去研究，我們要用歷史科學的規律來武裝我們頭腦，要從過去和現在人民解放鬥爭的成功失敗的經驗中去加深我們的認識，堅定我們的信心！

(二) 要更多的更深刻的了解人民的要求，呼聲，情感，學習如何使自己的情感與羣衆的情感相結合，才能更好的爲人民服務；

(三) 要準備一種爲人民服務的本領，這是說，不僅決心爲人民服務，而且善於爲人民服務！

報·告·通·訊



西線漫記

漫記

蕭 三

人民的將領賀龍同志

我們一踏進晉綏野戰司令部的院子裡，就聽見賀龍同志嘹亮的聲音，從屋子裡傳出他的湘西腔調：『……而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如果老百姓搞的不好，我們的軍隊還能搞好麼？』

我們遠遠而來的幾個人，內中有他現在的左右手李政委，破門而入，我們一擁而上。只見賀龍同志早已笑瞇瞇地站起身來迎接我們。他的煙斗丟在桌面上，從煙鍋裡掉出了一點煙灰來。這時一屋子人聲鼎沸，以賀龍同志的笑聲特別響亮。

賀龍同志正和他的部下，一個軍區的幹部們在開會，在談話。已經黃昏時分了。庭前新月照得塞北霜雪分外的冷，但屋子裡是暖和的。今天的會議暫告結束。我們告訴他張家口的情形，路上的情形……大家問道：『那，充滿了親熱和諧的氣氛。我頓覺得，這間屋子裡真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

晚餐過後，大家又集聚在賀龍同志的周圍，他一面看電報

，處理事務，一面和同志們說笑。

來到別一個院子，我和參加會議的王司令睡在一個炕上，他告訴我關於老總（賀龍同志的左右，部下都這樣親暱地稱呼他）的最近一些事，我們談到很夜深。

——偏關一個兵士，家有父母和妹子，父親不慎被地雷炸傷了，兵士請假回家去，說好幾天後即歸隊。賀龍同志不要他歸隊，勸他留在家裡好好生產。

——某次某部份隊伍到某村宿營，要老百姓溜馬，賀龍同志不以為然，批評自己的隊伍說：『你騎馬，還要老百姓給你溜？老百姓給你們送了公糧，你們吃飯，還要老百姓給你做麼？』

——賀龍同志曾經從一個旅中抽出八百人來，留在地方工作，結果，地方工作大有進步，他經常說：『不靠地方羣衆，單靠幾個兵，你想打天下？』

——賀龍同志每到一處即調查地方羣衆狀況，特別注意培養地方幹部。在綏遠自衛戰爭中繳獲敵人的武器，賀龍即令全部交給地方。他經常對幹部講毛主席的建軍思想，和我們軍隊的三大任務——第一是羣衆工作。

是的，賀龍同志的治軍思想就是體驗了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在具體問題，實際工作中，都是如此。

第二天我在會上旁聽時，只驚嘆賀龍同志之仔細、精明、把握原則與實事求是的精神，他的羣衆路線之明確，和對士兵

的愛護。

——「我們的戰士每個月還要發零用錢……不然，到一個市鎮，只能看着菓子花生瞪眼……人總是唯物的啊……戰士有兩套衣時，自己就會節省，生產作工時穿破舊一點的，平時穿整潔些的……」

——「少死一個人，少傷一個兵——多大的事呀！一個人在娘肚子裡十個月，出世後二十年……一年三百六十天，要多少天呀！」

賀龍同志對每一件事，每一個問題都提到思想的高度，但是他說出來時非常通俗而且很形象化，一點教條或黨八股的味道都沒有。例如談到兵貴精不貴多及節省兵力之必要時，賀龍同志說的非常透澈，耐人尋味：

——「豆腐多了是水呀！」

而且很實際：

——「首先要五官俱全，沒有暗疾的……而兵強並且可以養成兵士的廉潔心，你們看，凡是要東西的，常不滿意和要求的，多是身體不好的……過於年輕的，體力不夠，知識也不足……」

這時一個旅的政治委員聽了之後說：

——「對，這次回去，一定要來一個號召。」

賀龍同志馬上接着說：

——「不是號召，而是要這樣去作，大膽的作，我看不會犯錯誤的。」

——「軍隊裡多一個徒手兵，要吃兩担公糧和用至少三百塊現洋——這都是老百姓的啊。假如這個人留在家裡，也吃兩担糧，但他至少可以生產三石糧，這對人民，對國家與軍隊有

好處。」

——「在你們這個軍區裡，我強調建設地方。人民生產增加了，生活改善了，沒有牛、驢、羊、豬的有牛、驢、羊、豬了，有衣穿了，購買力增加了……那時我們的軍隊也跟着長了。不這樣作的話那我們就只有捆起被子滾蛋……」

話題轉到軍隊的供給問題，賀龍同志就是一個很精明的管家人，他說到作衣服應該注意的地方：

——「衣服的樣式作得合適，兵士就愛惜它，如果穿起來太大，太長或太不好看了，穿的人不喜歡它，就不會愛惜它……」

——「作棉軍衣要注意袖子和肩膀對縫的地方，這裡每寸要縫二十針，要用雙線；縫褲子要注意膝部，這裡也要每寸縫二十針，因膝部運動多，走路，跪，都要彎膝的；縫扣子，單衣可縫透，棉衣不要縫透了，怕容易扯出棉花來扯爛了衣。」

——「節約不能節戰士和下級幹部，要節在團級以上的幹部身上。」

會議又轉到另一問題，另一幹部，我看出，賀龍同志在這裡不只是一個將領，而是一個教員，一個兄長。他是那樣耐心詳細批評鼓勵教育幹部的！「團結不是一團和氣，而是要團結在毛主席的思想下面」，「愛護一個幹部就是經常批評教育幫助他」。他說了這兩句話後又轉向我：「我們這邊的幹部，可以直率批評，有什麼，當面好好說得清楚，這並不影響團結，相反，可以鞏固團結。」

我相信他的話，我親見了，他的幹部不僅只是尊敬他，而是衷心地愛他，他的誨人不倦的批評與指示是要幹部從思想上搞通，等思想通了，就都心悅誠服地照着他所說的做去。而他

的教育方法，有時說一整天，有時只抓住對方的特點，說一句話。一個胖胖的參謀處長向賀龍同志辭別時，賀龍同志起身送他到門口，拍一下他的肩膀，說：『喂，胖子！你……這個……大方一點，呵？』我想，那位胖子在路上及回到家裡都一定時常記得老總的這句話，甚至他的聲音。

某縣長請了他幾次客，每次都請許多桌，賀龍同志很不滿意，這次對某專員說：『你去查查，那來的這多錢？還不都是老百姓的？』

上面這幾行我是在賀龍同志的司令部裡寫的。最近賀龍同志因公來到了張家口，在昨晚歡迎會上，賀龍同志登台講的短短的幾句話中就有：『我感激晉察冀邊區對我的熱烈的招待和歡迎，我特別感激邊區四千萬的老百姓，和他們的代表——中央局，邊區政府和軍區司令部！』

賀龍同志處處時時不忘老百姓，處處時時為人民着想。賀龍同志——人民的將領。

一九四六、一、十二、二十一

戰爭與和平

一九四六年的一月，在中國，在晉綏前綫，都有非常豐富的變化，給我的印象也很深。『和平——戰爭——和平——』是其發展的階段。略記一些在這裡。

(一) 和平呢？戰爭呢？

一月十一日，即停止內戰命令發出之次日，在晉綏野戰司令部裡充滿了愉快興奮的氣氛——這裡接到了延安拍來的電報，毛澤東同志簽名的，黨中央的通告——停止國內軍事衝突。電文是非常莊嚴，隆重和非常響亮的：

『……全中國人民在戰勝日本侵略者之後，為建立國內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獲得重要之結果，中國和平民主新階段即將從此開始，望吾黨同志與全國人民密切合作，繼續努力，為鞏固和平，實現民主改革，建立獨立自由及富強的新中國而奮鬥。』

我們讀完了這段文字之後，中心非常感動。差不多同時，接到延安又一來電：『中央社重慶十日電：據軍悉，政府代表與中共代表對於停止衝突恢復交通商定辦法後，蔣委員長業於十日電令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各行營……各戰區……各軍長確切遵行。』

沒有疑問了，和平了。我因此想起：

犧牲了多少頭顱熱血生命，換得了一道停止內戰命令。

在這塞北冰天雪地裡聽了，格外感覺得溫暖，高興。

鞏固它，保衛它，這得來不易的和平！

警惕吧，防止吧，一切可能的挑釁！

實在說，這裡的人也並沒有『萬事大吉』或從此『天下太平』的觀念。人們時時在警惕中，因為許多次的經驗是：人家常常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

果然晉綏野戰司令部在『停止軍事衝突』令頒佈之後的幾天，反而緊張的很了。連日連夜情報像雪片似的飛來：

一月十二日傅作義部佔了陶林，和林格爾！

十三日傅部侵襲涼城！

十三晚傅部進攻卓資山！

十四早傅部（其實是偽蒙軍四、五、六師及騎四師）侵襲

上去，那十幾個人立即跪下，把槍舉在頭上。——事後有人笑說：『他們似乎是學會了正規的交槍法。』……

上次，八路軍一個戰士在集寧城裡走到一家，大喊：『裡面有沒有傳家的兵？』在那一家的確藏有九個王英的兵，正在抽大煙哩，不許老百姓說話。八路戰士又喊：『不說我就打手榴彈！』很快，八個人走出來，交了槍。『還有一個呢？搜！』結果在廁所搜出第九個來。

上次打包頭時，八路軍俘虜了許多西軍，內中有一個是陝西關中人，在被俘後第三天就參加了八路軍，一同去打包頭，非常勇敢。他自動地把五十塊炸藥網到身上，每塊約一斤重。他一面罵道：『他們綁我來當兵的時候，我爸還挨了一棍，當時倒在地上，他們，這些狼狗，看都不讓我再看爸一眼……後來聽說，我那可憐的老頭子很快就氣死了！我這一肚子的氣，差不多嘔了一年，今天我可要報仇了，我和他們拚呀！』到了戰場上，大家都看見這個關中人連人帶藥去碰城：

——八路軍從西邊高山一陣風就到了東邊高山上。西軍早已望風而逃。可是他們的伙夫還在山底下作飯。飯作好了，伙夫艱苦地挑上山來。放下飯鍋，他不高興地喊：『吃飯！』但抬頭一看，在山上的人他都不認得了。八路軍沒有驚嚇他，都含笑對着他。他呆了一會，懂得了，舉起了雙手，要跪下去。八路軍趕快止住他，叫他不要怕。伙夫又怔了一會，隨即很高興地喊：『同志，吃飯！』

八路軍一個通訊員走到半路上，看見前頭一個攔槍的西軍正迎面走來。通訊員自己沒有槍。他急忙躲到一個大石頭後面，等西軍走近時，他大喊一聲：『站住！』西軍果然站住了。又喊一聲：『向後轉！』『不許動！要動我就開槍。』西軍果然向後轉，一動也不動。通訊員從大石頭後面出來，走到西軍背後，從他肩上取下那條槍來，對準他喊一聲：『走！』西軍照着他所指的路走去。

還有什麼故事呢？多的很，寫不完，暫且再來一個怪故事，也可說是笑話吧。

一月十三日夜二十四時以後，十四日天明以前，王英——這比汪精衛投降還早的老漢奸——的部隊襲入豐鎮時，街上出現一些怪物，臉上塗着鍋底的黑煤，嘴上掛着舊戲台上用的長鬍子，手拿大刀，滿街亂跑，給侵入城的王軍帶路，搶老百姓搶公家店。——他們都是本城的壞人，怕被人認識出來，所以化裝。這故事的結尾是：八路軍一聲喊從郊外山上下來，一陣風似的進了城，把王英的匪軍趕出去，把那些化裝的『演員』也肅清了。老百姓連聲說：『阿彌陀佛！不是咱們八路軍來救，咱們老百姓都給刁（意即搶）光了！』

從前這裡的老百姓——個別的，甚至不少的人都會稱呼『你們八路軍先生』。

（未完）

人圈

「人圈」的來歷

從一九四一年——偽「滿洲國」康德八年開始，敵人爲了「明朝熱河」，爲了防止八路軍的積極活動，實行了毒辣的「集家併村」政策，把山溝裡和小村莊裡的老百姓，都強迫搬到公路兩邊，使所有的村莊都安置在公路的控制之下，一旦有事，就可用最快的速度調來大兵以「確保治安」。

敵人把這併起的村莊稱爲「部落」老百姓卻叫它做「圍子」、「人圈」。——是的，牛住的叫牛圈，豬住的叫豬圈，被當作牛馬一樣看待的奴隸們住的，難道不是人圈嗎？

在「部落區」以外，凡是八路軍到過活動過的地方，都造成「無人區」，——敵人稱爲「無住地帶」，在那兒，不許老百姓居住，不許去種莊稼，見房子就燒，見人就殺，見莊稼就砍，要使八路軍沒法在那兒安頓。所謂偽「滿洲國」「國境線」的長城一帶，長五百多

里，寬二十多里到五十里的地面，都屬於「無住地帶」，在敵人的地圖上是用沙漠一樣的符號來標明的。

現在讓我們看看「人圈」是怎樣修起的吧。

這是灤平縣邊境的一個名叫紅果寺的「人圈」，它完全是白地建起的，爲了它，五個村莊，幾百間房屋成了廢墟；爲了它，一萬二千個勞動力浪費掉了。

那是秋天，莊稼快成熟的時候，黃澄澄的穀穗，垂着它沉重的頭；高粱紅得發紫，棒子也綻裂開來。莊稼人正忙着準備收秋，忽然狗腿子特務、警察，傳下了一道命令：凡是十五歲以上，五十歲以下的居民，不論男女，第二天一早集合，去修「部落」。

這像一盆涼水，澆得人冷了半截，眼看着莊稼掉在地裡，眼看着一年的希望就此落空，怎能不難過？可是，特務

的鞭子，警察的槍刺，沒有道理可講，莊稼人只得帶着鐵鍋，扁担、筐子，帶着一肚子的委屈去了。一路上，人們哭的哭，號的號，孩子們凍的直咬咬牙。

「人圈」的範圍已經劃定了，這兒原來也是一片莊稼地，莊稼趕不及收起，都讓踩的踩爛，挖的挖掉了，有的扔在一邊，讓牲口吃着。人們看到，像踩着自己的莊稼一樣難受。在警察監工的皮鞭和斥罵之下，百多個男女老少，都忙得支應不及，搬石頭的搬石頭，挖泥土的挖泥土，打牆的打牆。沒有一雙手敢空閑一分鐘，沒有一張嘴敢隨便講一句話，要不然，一巴掌就打上臉來，一皮靴就踢上屁股來了。

快到五十歲的陳淮南，因爲他年老身體衰弱，支工遲慢，不就被警察拉出來，罰着在石頭上跪了半天嗎？警察還提高了嗓子，學着日本腔，以一徹百地教訓：「你的調皮，不好好辦事。」

還有些人是由於別的原因挨揍，比如做工時用手抹了一下凍得掛下來的鼻涕；比如規定婦女們每人一天交五十塊土坯不會够數；比如監工警察在你家吃飯有了大米白麵卻沒有雞肉；比如被看中的女人沒有懂得更多的順從……。

直到天黑，好容易放回家去。已經够累的了，婦女們還得忙着做飯、喂豬；大家把肚子塞飽，再趕快摸黑下地，搶着收割。要不然，就沒有時間料理莊稼，下午沒有吃的喝的了。

人們實在支持不住，腰酸痛得挺不起來的時候，才躺到炕上去休息，但一會兒天又發白，催命的哨子就吹開了。白天工作着，眼皮常常要闔攏來，如果被警察看到，便又是一番好揍。

就這樣，沒日沒夜的操勞着，折磨着，化了兩個多月的功夫，「人圈」算是修成了。

看吧：四四方方四道圍牆，那是由遠處搬來的一塊一塊石頭壘成，是用幾百人的血汗和眼淚抹成的。牆厚三四尺，高一丈七八尺，頂上插着一排尖利多刺的酸棗枝，牆上每隔兩丈留一個槍眼。牆裡築着站台，好教老百姓日夜去守

望，圍牆的四個角上，各有一個砲樓堅固的圓形牆壁上，滿是密密的槍眼，窺視着遠方。

「人圈」有兩個門，剛好讓一輛卡車通過。大的上面，有守望的崗樓，形

先有炕，後有房

「人圈」圍起了，但裡面還是空空的，這時，特務，警察又到各村去傳達第二道命令：限本月底以前，所有居民，都得離開原來的村莊，搬進「部落」居住，誰不去燒誰的房子，決不寬容。於是家家戶戶起了一片哭聲，一片嘆息。

別了，你辛勤開墾的土地，親手建造的家屋！雖然這兒的每一樣東西都非常熟悉，這兒寄存着一切希望和夢想，現在卻不得不被遠離開了。房子拆毀，只留下幾堵殘破的牆壁，土地將荒蕪起來，樹木要被砍倒，什麼都破壞了，什麼都毀滅了，敵人卻偏偏說得好聽：「建設部落！」

成堆的人，忍着氣往「人圈」裡搬。男子們抗着柱子担着筐子鍋子，女人抱着雞雛，抱着爛席片，孩子們帶着寒冷

式是長方的一樣開有許多槍眼。大門前寫着幾個大字：

「××、部落」，兩邊是：「建設部落，自興鄉土」或是「王道樂土」之類的標語。

和啼喚。

部落裡的房子——那所謂新的「家」還不會蓋起，睡覺吃飯是最要緊的，那就首先打起炕來再說。但新土炕是濕的，燒着劈柴，不時蒸發出白色的水汽。夜晚，寒風噓噓地吹着，幾家子擠在一個炕上，還像浸在水裡一樣冰涼，因為這個「家」還有打牆，還沒有來得及蓋屋頂，又沒有被子沒有任何一樣擋得住寒風的東西，有時下起雨來，飄起雪來，就只得直挺挺的淋着。

慢慢的等柱子豎起，把牆打起，屋頂上胡亂蓋一層草這就算是「家」了。可是，冬天土凍，沒法抹牆直接到第二年春天。也許你支差多，地裡忙，心裡又不願意長住這個「家」，那末房子就不知那天才蓋好了。

現在「家」「集」來了。讓我們作

一番巡禮吧！

房子像鴿籠一樣擠緊着，那麼凌亂，那麼骯髒；人和豬和雞雜擠在一起，因為沒有院子，沒有空地；到處是糞便和垃圾，是噁心的臭氣。炕上是臭虫，身上是虱子，牆上是這些小生物的血印。——在這兒，繁榮的不是人，是細菌；這不是人的家，是疾病、瘟疫和死亡

名目繁多的罪犯

老百姓搬進「人圈」以後，接着來的是血腥的「大檢舉」。

天還沒有亮，成行的汽車，成隊的憲兵，就把「人圈」密不通風地圍住了，他們帶着各種毒辣的刑具，各種該死的罪名：「通匪」、「濟匪」、「窩匪」……，這是所謂「國事犯」的重罪。

一聲哨子吹起，無論你在做什麼，都得立刻放下，趕去集合，槍尖把男女老少團團圍住，然後指名點出，要你招供你是「通八路」，逼你說出八路軍在那裡，逼你咬出旁人。不招的話，等着你的是各種的刑罰：起先是打，鞭子、棍子、劈柴，拿到什麼就什麼；其次是灌煤油或辣椒水；第三回，把燒得滾燙

的家。——這就是「人圈」。

在人民中間暗流傳着一支歌：

……
四圍修據點，外邊圍子圈，
鄰近的老百姓，一起往裡頭搬。
百姓無處住，四圍搭草鋪，
七家子八家子住成一個屋。
屋子亦不大，住也住不下，
外邊下小雨，屋裡鬧蛤蟆。

的開水往身上澆；第四回，把木炭火燒紅了鐵篋子烙；第五回呢？忽然請你吃起燒餅來，聲調也緩和了，勸誘着要你說出。好傢伙，你硬不說，那末最後是槍斃。——自然，這次序並無一定，更不能包括所有的刑罰，這只是一個名叫徐鳳忠的青年人看到過的某一回事實經過而已。

犧牲在大檢舉裡的老百姓太多了，隨便舉出幾個數目字吧：前年秋天，寬城一天被殺了七八十；李村子被抓去了八十多，殺了十五名；彭村子一氣殺了六個，山咀子一下被抓去五六十，老百姓一提起來，都汗毛直豎說：「可不不得，汽車三天兩天來，一起早誰也跑不

出去，圍住了人，也不問青黃皂白，拉出來就是毒刑拷打，頂不過刑罰的就胡說一陣，不說的就活活打死。一個小學教員談虎色變的說：「國事犯這官司誰也打不起，一抓去不死也得脫兩層皮。」

「國事犯」之外，還有兩個特別的罪名：「經濟犯」、「密輸犯。」

「人圈」的老百姓，沒有外出和買賣的自由，「人圈」和「人圈」相互間也不准來往，因此，當特務，警察看到什麼人穿上一件新衣的時候，就會追問：「你的新衣是那兒來的？是那兒來的？」看見誰家在吃點肉，就問：「這肉是那兒來的？是誰宰的豬？」而這些買賣布疋，私自宰豬的，都叫做「經濟犯」。另外，這個「人圈」里的糧食，不准運到另一個「人圈」裡去，當然更不准運出「國境」去，要不，那就成了「密輸犯。」

「經濟犯」和「密輸犯」，僅是次於「國事犯」的罪，客氣的，把你的布疋、糧食、牲口沒收，不客氣的，就得上半年一年，教你化費很多錢去贖出來。

靠了這些罪名，特務、警察也有了更多的敲榨、恐嚇、斂錢的機會。

一次，特務盧之本去張栓子家檢查，用刺刀尖挑開櫃子，翻到了裡面一件新衣服，就得意而又假裝着善意的說：「啊，這可不得了，穿着新衣，日系人（這一帶稱日本人為日系人）看見不好，還是賣給我吧。」

張栓子無話可說，似乎還得謝謝特務的好意呢！於是以前原價小半的價錢賣出。以後沒有穿的，又得偷偷的向特務去買布，老百姓就這麼越過越窮。

灤平縣管坊村的村長陳士林是日本副縣長的乾兒子，別人不敢販牛，他在一邊慫恿着：「去吧，到圍場縣去一趟，回來包你賺大錢，有什麼問題，我去乾爸那裡說一句，還有不成的。」

販牛的商人，趕了二十多頭牛住在陳士林家裡，正籌算着能够賺多少錢的時候，那知陳士林早去縣裡報告，一大隊「經濟特務搜查班」的人，來把所有的牛牽走，把販牛的商人押去了。

從興隆縣的「人圈」裡逃出來的徐鳳忠說：「我家的配給本掉了，出點錢請特務幫忙再補一本。一面設法買了五七斤大米拿去送禮，打發他個歡氣。那知配給本沒補來，却又出了一把事情，他說『你們大米那兒來的，這是密輸犯

，還了得！我那少這點大米吃』。大米沒退還，父親卻叫押起了。於是又是香煙又是大煙，這兒送禮那兒化錢的，才

兩 類 人

兩類人：統治者，被統治者；剝削者，被剝削者；奴役者，被奴役者。

被壓在地底裡的：是老百姓；站在老百姓頭上的傢伙，却五花八門，一層一層的數不清。

日系人，這是生死予奪的主宰；憲兵隊，也是聽到叫人發抖的名詞；「滿洲軍」——所謂「國兵」，這是「滿洲國」的主力，全挑的青壯年，也够會嚇唬人的。警察，他們是法律和權力的代表；「討伐隊」——「瘋神」，「掃蕩」的先鋒隊；「部落警」——或者叫「自衛團」，這是地方武裝，他們的武器的好壞，決定於敵人的信任程度：信任的，發給大槍；七九、水聯珠、套皮；不怎麼信任的，發幾桿鳥槍、火砲、棍棒。最後，還有一種特殊的人物：特務，那穿便衣，藏着短槍的傢伙，他本身就是法律，就是威權，誰見了不害怕。

縣長、村長、「部落長」——或甲

把父親放了出來，我們家的三條牛，就這樣完蛋啦！

長，則是另一系列的權力者。

在這些奴隸主、奴隸總管、奴隸監督同一層層壓抑之下，「人圈」裡的老百姓就窒息得喘不過氣來。

老百姓的勞役，所謂「勤勞奉公」，是無盡期的，除了修「人圈」，修砲樓，修公路以外，還要修村公所、警防所、修學校、修交易場，……那些被「挑國兵」挑落選的「國兵漏一」，更得被送去撫順，送去東北各地，下煤窯、開礦山、做苦工，直到把性命送在異鄉。

那些吸血者的權力也是無限的：漢奸高過壁，灤平縣動員股管勞工的，他經常到各個「人圈」去調查，誰去誰不去出工，照例是十八歲到五十五歲的出勞工，可是只要使錢，就能免去；不使錢的也許六十歲的都會派上。高過壁的派頭也真大：調查時不說別的，抱了抱棍子，先就打人，老百姓說話聲音低了，——為着害怕他，人們特別低

聲下氣——他說：「什麼？聽不到。」猛頭一棍。第二個回答時提高一點，他卻說：「我是聾子嗎？你對誰說話，這麼粗聲大氣的！」又是一棍子。請他吃飯，大米白麵是起碼的了，而他老人家，只有四個盤是不吃的，非得全席才行，他像蝗虫，到那家那家就要被一掃而光。前年冬天，駐在大水峪的「國兵」要薪柴，老百姓從虎什哈送去，往返有一百二十里，百姓背去的是乾柴，他就

什麼都不給，什麼都要

敵人在偽「滿洲國」的壓榨剝削，可以用兩句話來包括：什麼都不給，什麼都要。

他們不給你好好的住着，把你「集家」到人圈裡；敵人、特務、警察，半夜三更可以隨便跑到老百姓家裡去，把丈夫孩子趕走，媳婦留下來。他們不讓你好好種地，「集家」以後，有的老百姓得跑到二三十里外去種地，每天跑去跑回，就把時間磨掉了，還能幹什麼活？就是這樣，還有許多麻煩；太陽出來，「人圈」的大門才打開，太陽落山以前，又得趕回家去，否則「人圈」的門

讓你給担水、掃院子、掃廁所，直到太陽落了，教餓着肚子回去；如果送的柴稍稍濕一點，就教你圍着那兒的廟跑，天黑了還不讓回家。當時就有一個老百姓不堪這樣的虐待，投井自殺了。

老百姓憤慨的說「官家抓勞工還不算，連他媽的官們家眷的房子也要老百姓修，什麼都抓到頭上來，就是娶老婆入洞房不用老百姓。」

關了，只好住地裡住一夜，受凍挨餓。如果特務到「人圈」裡檢查見你不在，就得打自衛團團長四個嘴巴，等你回去，自衛團團長再打你四個嘴巴，這不是玩笑，據說是不成文法，不打不行。如果檢查時兩個人不在，特務就打自衛團團長八個嘴巴，然後要自衛團團長再向那兩個人打還。

他們不給你穿的，一年「配給」三四寸布，做啥也不够，原來有些舊衣服，兩年三年也穿爛了，有衣服的是怎樣呢？前面掛一道，背後掛一道，腰裡一結就算了。更多的人卻赤裸着，只在

小肚子那兒纏一塊破碎的「腰子」，奇怪的是大熱天有人穿皮袴，且是毛貼着肉，爲的怕皮板子透汗濕壞了再買不起。沒有棉花，沒有被子，用個麻袋片蓋一下，有害病的，蓋過出了汗，另外的人又蓋，疫病就這麼傳染開來。

他們不給你吃的，稻田要歸公，種了大米都得繳出；一般的糧食，除了自家留一小部分外，全要送到「倉庫」或「交易場」去。不准殺豬殺羊，不准買賣，一切全由「配給」，看看成爲「人圈」以後紅果寺老百姓「配給」到的東西吧：白麵五兩，（老人孩子是黑麵）豆油二兩，洋火一包，鹽二斤，這是一個人一年的「配給」量；糖二兩，線十條，布五尺，這是四年來一戶人僅有過一次的「配給」。

而敵人呢？要你的什麼。要你的門牌捐，牲口捐，飛機捐，儲蓄金；要你的「食糧出荷」，「大豆出荷」，「棉花出荷」，「油類出荷」，「報國出荷」，「民生出荷」，「部落出荷」；要你獻納銅鐵，毛皮，血粉，牲口，雞蛋，蔬菜，麻，杏仁，核桃，以及大煙。他們更異想天開，把要去的雞蛋叫你孵小雞，給他們喂着，到時候要你交出雞蛋

就在這樣的勒索之下，紅果寺兩百頭牛只留了五十頭，兩百多隻雞只留下二十多隻，玻璃廟的三千多隻羊兩年間只吃剩了十一隻，而徵稅時仍按三千多隻計算。

他們要你服從，他們教讀書的姑娘，到老百姓家去宣傳「萬國道德會」，教

我們永遠不該忘記

八路軍的活動並沒有因「人圈」而受限制，敵人的殘酷統治卻因八路軍的英勇鬥爭而推翻了，這被奴役了十二年的國土，終於得到解放，應該是怎樣值得歡忻的事！——當我們看到昔日的「人圈」，心裡就不能不感到沉重。

這是冬天，在楊樹底下村，一羣襤褸的赤裸的孩子，靠着泥牆在晒太陽，用乞憐的眼光看着行人。一個名叫丫頭的十三歲的女孩子，上身光赤條條的，下面穿一條破爛的單褂子；她的八歲的弟弟黃栗子，只穿一件大人的單褂子，晃晃蕩蕩，風可以從任何一處吹進去，他蹲在那兒，用衣角蓋着發紫的小膝頭，而肚臍卻毫無掩蔽的露了出來。十一歲的虎豹春子，披的是他爸爸的破羊皮襖，沒有袴子；八歲的拴子，則全身光

你供佛，燒香，教你認命，她們說：「一輩子也得認命，以後日人，警察特務打了咱們，也不要言語，他罵，咱們忍着；他打，也不要反抗。……」

敵人是狠毒的，他們不給你自由，不給你生存，不給你做人；他們要你馴服，要你的血，要你的骨殖，要你絕滅！

光的。所有這些孩子，同樣有着一張營養不良的蒼青的臉，蓬亂乾枯的頭髮，凍得紫黑的皮膚，像雞爪一樣烏黑瘦嶙嶙的小手小腳，顫抖着蜷縮着像一條條肉虫。我不知道他們出世到現在，曾否有過一次笑臉。

站在孩子們旁邊的一個女人說：「滿洲國來了，不讓掙錢，也沒掙處，日人『配給』又沒我們的份，那來個穿的？蓋個單被片，稀里嘩喇都破了；孩子們溜溜刮刮什麼都沒有穿的，就只好成天躲在坑上。」

這是敵人統治的結果，我們不會忘記！
在黃土梁，有三個戰士過路，跑得很累，很口渴，想到老百姓家去燒開水。他們在一家外面叫門，裡面兩個女人坐在坑上，又着急又羞卻的說：「別進來

，別進來，我們給燒，」戰士們不願麻煩老百姓說：「不，我們自己來燒吧。」女人們還是不讓，問她們爲什麼，才知道她們一個沒有袴子穿，一個的袴子是洞穿的，所以不便開門。這三位堅強的八路戰士聽到，都默默地掉下淚來，沒有商量，沒有遲疑，立即把自己的襪衣袴脫下送給那兩個女人了。

某部隊第一次走經三塊石村的時候，給了一個孩子三件衣服，正好第二次又經過那裡，看到那孩子依然赤身露體的蹲在風裡，覺得很奇怪，有人開始懷疑起來，是不是他們裝腔的？後來問那孩子，才知他的父親前年在山上打柴凍死了，母親去年出外討飯也凍死了，家裡有一個哥哥一個嫂嫂，全沒有穿的，上回的三件衣服就是哥哥嫂嫂穿了，可以去打柴，幹活，戰士們聽了，又把好些衣服送給了孩子。

這類故事太多，這樣的戰士，也太多了。現在，救濟的棉衣早已大批大批的運去，這些悲慘的現象都將一去不復返了。今天土地已經解放，人民已經自由，生活將要幸福，然而這些慘痛的事蹟，這些慘痛造成的原因，我們是永遠不會忘記，也永遠不應該忘記的！

一九四六年二月

新張家口工人的文化生活

凌元

新的城市

凡在去年八月二十三日以前到過張家口的人，一定會回憶着這個城市在文化上的蕭條情況。地處邊陲，氣候寒冷，居民多從事商業的這個城市，似乎各方面（經濟、地理、氣候）都不適宜於文化的滋養。在戰前，國民文化極不發達，在日寇入侵的八年間，更是國民文化的蒙難期，十四萬居民，是談不到過什麼文化生活的。但自去年八月二十三日，八路軍解放這個城市以來，迄今不過五個月，一切情況即完全改觀，十四萬居民不但在政治上翻了身，在經濟生活上獲得了改善，而且在文化上也表現了旺盛的創造力。而作為這一運動的骨幹和前導的，乃是一萬三千餘有組織的工人的文化活動。

創辦了自己的學校

記者參加去年十二月召開的全市工人首屆代表大會，統計全市八十一個工廠，已有五十多個業已創辦起來的工人學校，日校和夜校各居半。他們的組織，基本上以一種行業（店員，洋車工人，清掃工人，理髮工人，及其他各種手工業等）或一個工廠為單位，人數多者組織學校，人數少者組織各種學習小組（識字組，讀報組，通訊組，技術研究組），有的零散工人則參加與其他市民共同組成的各街團民校。除此以外，為便於集中學習起見，還視工會工作的強弱，工廠的大小和距離的遠

近，選擇一定地點，組織學習中心，各個學習中心吸收組織其附近的小工廠與分散工人來進行學習，定期組織聯合課堂。在學習中心和聯合課堂之下，就工人所往工廠部門，或宿舍區域劃分學習小組，以進行分散學習活動，全市已有近萬工人（佔工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參加了這些學校。

在這些學校裡，差不多都有工人自聘的教員。少數是從外面去的，多數是工人中選拔的。上級工會以大力來培養領導這批教員，定期集中研究教材與講授方法，工人們在學校裡着重於學習時事政治問題。他們的學習方法也是充滿了民主精神，他們反對填鴨式的「上課」，提倡「提出問題，展開論爭」的學習法。發揮「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精神。最後得出結論，大家取得認識上的一致。能够參加工人們對政治問題的論爭，真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平綏鐵路機器廠工人的討論會上，關於「命運」問題（工人是不是生來命苦），展開論爭，不少工人歷述他們過去受苦的情形，用很多古今的事實來說明工人不是命苦，而是受了壓迫的緣故。他們的立論毫不隱諱，毫不空泛，也毫不含糊，常常因雙方論點的不同，論爭延續好幾天。他們知道真理是不怕爭辯的，問題也往往愈爭愈深刻。在好幾個工人學校裡，都會展開過這種激烈的大論戰。當政協會在重慶召開時，他們組織關於民主和平問題的討論，對國事紛紛提出主張，打電報到重慶去對政協會提出不少意見，停戰

協定生效，國民黨軍隊還繼續進攻解放區，一些工人就氣憤地說：「國民黨要我們承認他們是居領導地位的大黨，我們要先看他們究竟講信用不講信用。」當和平到來的時候，不少工人回想起自己過去的痛苦生活，歷述種種辛酸的往事，越發覺得和平得來並不容易，代價非小，有的說到傷心處，本人和聽衆都聲淚俱下，大家保護和平的決心也就更加堅定，有的工人說：「過去我們那裡知道這些個大道理，一天到晚只盤算如何吃飽肚子，國家大事誰管它！如今不同了，我們的腦筋好像一下翻過來了，知道了我們過去怎樣受的苦，今天又怎樣翻的身；好像作的一場大夢。」這是目前普遍可以聽到的論調。

正因為政治覺悟的提高，他們對技術學習和文化學習也就分外熱心，發電廠工人下工後，不再像以前那樣品評「窩子裡的姑娘」了，而是討論電氣原理，鐵的磁性，軟水硬水的分別，軟化水的用處，鍋爐裡能不能用硬水等問題，汽車工人們也不像以前那樣一碰見複雜的機件出毛病大家就走開，而是越複雜機件出毛病的大家越圍攏去，推出技術高明的人來一邊修理一邊講解。這就是他們的技術課。在工人學校裡面。技術課是專門由工人中技術高明的人負責的。他們着重實驗。文化學習上，他們一天規定識二個字到五個字，德順鐵工廠工友馮大益四十天中識到百五十個字，其伙伴王友三成績最差，也識到五十個字，一個名李堂的工友在他的作文本上寫道：「共產黨領導我們成立工會以來，我們五點作完活以後，就讀報，讀完了報，作文，作文之後，大家說說笑笑，很是高興……」（錄原文）如果你翻開他們的作文本來看，有不少人寫着：「感謝共產黨！」「感謝八路軍！」等單句，有的人則寫道：「毛主席，請你到張家口來看看……」

應該指出：這些文章的作者，在幾個月前，都還是一字不識的文盲呢！

童工們的樂園

在工人學校裡邊，最吸引人注目的，要算是童工的教育了。說者曾經參觀過煙草公司工人日校的童工部，那裡受教育的童工共有二百名以上，是童工的全部，他們每天分二班上課，每班各一小時。童工學校的正副校長，都是從童工中選舉出來的，他們聘請了一位女教師，但主要還是依靠他們自己的小先生，因為他們進行的是複式教育，每班都分二個年級，人數又多。他們有十五位小先生，小先生除了教課外，另有小先生課，他們的學校成立二個月，識字最多的已達三百餘，算術已學到簡單乘法，有的還開始了作文，替「工人報」寫通訊。

他們的學習組織和勞動組織是一致的，在課堂上領導學習的小先生，就是工廠裡領導生產的小幹部，他們在工廠裡進行文化學習，在課堂上檢查勞動紀律，教育與勞動的結合，特殊地增強了教學效果。可以說，其效果一般的超過了普通學校教育的效果的。他們得到受教育的機會，是這樣高興。我們聽一位小女工說吧，她說：「我生在一個窮苦人家，爲了幫助年老的父親維持家裡生活，我出來做工，在這工廠一年多了，我都不知道什麼叫文化學習，什麼叫歌詠，一天到晚和機器在一起……現在共產黨八路軍解放了我們，工作以外，又唸書，又唱歌，從前我以爲唸書唱歌都是有錢小姐們的福氣，不想現在我們這些窮人也能唸書唱歌了，真是做夢也想不到……」

僅僅受了幾個月的民主教育，這些勞動孩子們就變得和前完全不一樣了，一個個都變得活潑而有教養，他們了解許多

事情，他們中間的四位小女工——她們的名字是：朱惠芬，楊桂蘭，楊秀梅，杜鼠女——和記者談話，臨別時，他們天真地說：「……日本人在的時候，俺們都偷煙，放在腰裡，襖子筒裡。不偷沒得吃呀！他們一不看着我們，就偷着歇起來，把煙扔一地，反正總是想法解解氣，八路軍來了以後，就是沒人看着，我們也工作得很好，地下一根煙絲也沒有，從來也沒有偷過一根煙，還偷什麼呢？現在俺們都吃上白麵了，穿的衣服也強了。……你說，什麼時候我們能見見毛主席麼？他爲什麼不上張家口來呢？……請給我們抄個「向前、向前」的歌吧！」（按：即八路軍進行曲）下次再來這裡玩吧，回見！」

工人報，工人通訊員，廣播大學

上面提到的工人報，是邊區工人自己辦的報紙，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稿子，都是工人自己寫的，它擁有廣大的工人通訊員數量，這個報紙去年十月在張家口復刊，迄今已出到三十四期。張家口工人熱愛自己這個報紙，大家組織起來替它寫稿。有的工人寫了稿，親自騎着自行車，送到報社來。剛識字的工人替報紙寫稿，報上有許多不滿百字的稿子都是他們的創作。一位小女工寫了一篇八個字的稿子來，報上給登了出來，她很高興。許多初學寫作的工人通訊員，當報上登出了他們的文章，全體工友都向他們慶賀。一些零散工人，如木匠、瓦匠、店員，也寫了稿子寄來。

他們想起了過去那被壓迫被輕視，如今翻了身，能够自己辦報，自己寫稿，覺得十分光榮，因此對通訊工作十分認真。寫通訊，寫論文，寫劇評，寫感想，寫意見，也寫詩。十五期報上登載了電話局工人子燕一首題名叫「自動交換機室裡」

的詩，茲摘其原文之兩節於下：

「自動交換機在嘩嘩地響，
每個工友的工作多麼緊張！

這已是收復了的國土，
這已是我們自己的工廠！

用心學習來提高我們的技術，

細心修理不讓機器發生故障；

要使它各部動作靈敏，

把電氣通訊的效率增強。」

工人通訊員們，經常有自己的會議，研究寫作，討論報紙內容，有的地方還舉辦通訊員星期講座，專門集體研究通訊的寫作方法。他們對通訊工作的估價，正像平綏路張家口檢車段的工人通訊員們所說：「是增長工友們的革命學識，提高工友們的寫作能力，也就是我們進行學習的一個好機會。」因此，他們除了集體辦工人報以外，各單位各通訊小組還自己辦黑板报和牆報，成爲本廠本單位的工人報紙，每週出一次數次不等，內容多是表揚模範，批評落後，反映本廠本單位的實事，有的用短訊，有的用韻文，也摘錄一些重要的時事消息。有時配以插圖，弄成連續畫形式，煙草公司工人黑板报擁有一個人數不少的記者團（採訪員），三天集稿一次，編輯委員會開會討論，決定取捨。一女工提議女工們不擦臟脂不抹粉，這意見在黑板上登出來；犯了錯誤的工友，也將他們的錯誤事實登出來，黑板报上留一個空白，徵求大家的意見，該如何處理，所以它是一個有權力的言論機關，黑板报上好的稿子都另抄一份，寄給工人報，所以黑板报又是工人報的基層組織。辦報成了組

織工人文化生活的中心之一。

如果是聽過張家口電台廣播的人，一定也聽到過張家口工人的廣播節目，他們的廣播是去年十一月七日蘇聯十月革命節開始的，有工人講話，工運消息，工人文藝節目等內容，新華社廣播電台介紹說：中國工人階級，向全國，全世界發出工人階級的呼聲，在中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張家口工人的呼聲已廣播到全世界，昆明電台向延安廣播說：昆明的人民最愛聽張家口工人的廣播，本市的工人，也把聽自己的廣播作一種學習。差不多的工人，都在自己的宿舍內裝置收音機或喇叭筒，按時收聽自己的廣播。他們說：「這等於替我們上一次最好的課，我們辦了一個廣播大學。」

最熱鬧的幾天

記者第一次看張家口工人演戲，是去年十月十八日，理髮工人假座電影院公演『在鬥爭裡翻身』，這是一個十幾場的話劇，連演三日三夜。其排成，據說是解放後理髮工人鬥爭僞理髮公會會長張子清勝利了，工人們自動提出來要演一個戲，劇情的內容也就是鬥爭的過程。編劇、導演、演員都是工人自己，真人演真事，例如叫張子清收了『營業照』的邱祥瑞，工人大會主席高永貴，清算委員李子明趙金才等，都是自己扮演自己的腳色，演來真切動人。

戲剛開幕，門口就掛上『客滿』的牌子了！可是後來的人還是一羣一羣的擁向戲院門口，當演到張子清對敵人和翻譯官的諂媚態度和對理髮工人的欺壓情形時，台下觀眾因憤恨和憎惡而起了騷動，當演到八路軍打進張家口，敵人漢奸狼狽逃竄時，台下又立即響起了一陣急驟的歡呼和掌聲，特別當演到工

人和張子清算賬，張的女兒來搗亂會場，台上宣佈『不是工人退出會場』的時候，台下也發出一片憤怒的喊聲：『叫她滾回去！』，『把趙拖下來！』經過解釋，說這是在演戲，才安靜下來。當演完戲時，一位觀眾評論說：『叫張子清自己來看看這齣戲才好呢！』

事後，記者去訪該劇演員，詢以編演經過，結末，承他們發表二個感想：『八路軍來了，工人翻身了，社會地位提高了，張家口的舞台上，工人也演了戲，被大家叫了好，這世界就是變了；其次，編戲演戲，不光是劇社和梨園裡頭內行才行，咱們工人也行，自己翻了身，自己上台，演翻身的事兒，演起來又真、又高興、又能教育人。』

不久，平綏鐵路工人在歡送他們的老伙伴黃元到察省府就任省府委員的盛大的晚會上，演出五場話劇『痛苦與快樂』該劇將工人在解放前和解放後兩個完全不同天地的生活，作了一個顯明的對照。內容和演技，都是成功的。該劇作者是三個年青的鐵路清掃工人——劉玉明、朱玉友、李子興，他們過去都是被人瞧不起的小苦力。現在他們能够使用筆桿創作表現自己生活的劇本。

工人們都建立了自己的俱樂部，組織話劇團，平劇團，口琴隊，歌詠隊，跳舞團，魔術團，尚有舊形式的秧歌隊，高蹺隊，旱船隊等。工人自己出錢購置服裝道具，自出心裁利用和改造舊形式。他們利用高蹺演出街頭劇，在平劇裏面，有音樂的伴奏，有平劇（新詞）的演唱。

他們經常以這些作品，在大劇院組織公演和晚會，今年一二七紀念日，三個盛大的工人晚會，分別於三個大劇院同晚舉行，演出節目達數十個，吸引觀眾近萬人（工人及其家屬尤

多)，他們還組織慰勞傷病員的晚會，或以公演所得款項慰勞傷病員，他們的話劇團，平劇團，魔術團，曾自動出發前綫，在前綫陣地演出，慰問前方保衛和平的將士。

二月三、四號，正值大年初二、三，張市黨餘工人集會慶祝和平實現，舉行文化娛樂大遊行，以「鞏固和平，實現民主」之大旗為前導，四十四個工人秧歌隊及其他高蹺隊，小車會，旱船，霸王鞭，獅子，龍燈等，紛紛出動在街道上，工人及

其家屬子女，都穿着鮮艷的衣服，隨隊而進，一時歡聲喧天，道路為塞。洋車工人，清掃工人等，在市場演出自己的翻身劇，汽車工人以兩輛卡車作舞台，不分晝夜到處行駛，在街頭演出，兩天中連演十一場。這幾天，市民們稱之為「張家口有史以來，最熱鬧的幾天！」

一九四六、二、十五，張家口

大連市

E. 博依潤夫作
羅 焚 譯

房屋都宣佈為日本高級官吏們、職員們、海軍和陸軍軍官們、商人們……底私產。

酷熱的正午——祇有在克里米亞這時候才有這般酷熱的正午。灰色的薄霧籠罩着靜寂的海面。海岸上座落着一個城市。這就是大連。

這城市在一種繁忙裡生活着。在城中心的寬廣的街道上，滿載了市民的電車轟然而過，人力車來回走着，套在笨拙的大車上的騾馬懶洋洋地邁着步。很多販賣桃子，蘋果，梨子，葡萄的商人。某些地方可以遇見中國警察，他們穿着卡其布的衣服，戴着銀白邊的闊邊帽。高高地，在藍色的天空中翱翔着蘇聯的飛機。

被蘇聯降落傘部隊從日本侵略者底魔手中奪回的大連市，好像美麗的奧德

薩。儘管日本人在其統治的年代中，曾竭盡一切努力，要改換這個城市的面貌，但在街道的平坦上，在很多房屋的建築樣式上，還是可以感覺到這個的。

在建設大連市時，日本人會廣泛地採用處於奴隸地位的中國人的無報償的勞動。於是才有了「日本式」的高大的房屋和完整的住宅。像在滿洲一切的城市裡所作的一樣，這城市很快地被改名為「大連」（按俄文應譯為「達爾尼」，意為「遠方」。——譯者）而且被分作兩個區——日本區和中國區。在每一地方都有「警戒區」，那是祇有日本人才有權利進去的。中國人被從城市底中心排擠到邊緣地區和郊外去。所有好的

今天在大連已經沒有「警戒區」。

日本人再不能蹂躪中國人和別的不是日本出身的居民們底權利了。毫無疑義的，現在是大連市的中國區最有生氣和最多的了。個別的街道成了擁擠的市場，——各色各樣的，紅火朝天的。出賣最多的是水果和點心。很多人販賣着熱氣騰騰的，糞得很香的大米飯和中國人特別喜愛的食物——餃子。

想吃餃子的人坐在帆布篷下的小桌旁邊。靈敏的廚師當顧主底眼前揉着麵胚。捏着餃子，放鐵鍋裡煮着，大的平底淺鍋裡煎着，擺出在桌子上。這一切是作得可驚地敏捷。當僱客用筷子吃完第一份時候，廚師把第二份作好了。

忙於自己事務的蘇聯戰士和軍官們

不常到這城市底街上來。但是他們值得在大連的中國區出現的。他們是多麼惹起大家的注意啊！每個中國人都把問他們是否需要什麼東西認爲是自己的義務，都要把自己最好的貨物給他們，而且拒絕接錢，當蘇聯軍人說他們什麼也不缺少的時候，那些中國人都天真地懷疑起來了。這同那些什麼也要的日本軍閥比起來，是多麼不同呵！

大連日本居民在紅軍到達這裡的頭幾天表現得很胆怯。女人完全不到街上去，甚至男人們也喜歡坐在鎖着的屋子裡了。但是，當他們確實信任了蘇聯軍人以仁慈的態度對待日本的和平居民之後，日本男人和日本女人才不害怕了。已經是第三、四天，他們才佩帶着紅色的頭巾，擁到街上來而且用各種方法同俄國人玩起來了。在每一個十字路口，在每一個最顯目的地方，都出現了掛着俄文招牌的能移動的茶店和小食店：「請進！俄國士兵和軍官可以在此免費喝茶」，「請吃日本民族菜，不取錢」，「俄國人，請進，喝杯茶」，「此屋內可休息並小食，請隨意進」。

在大連的一條主要街道——浪速通（日本人把滿洲一切城市底主要街道都

叫作「浪速通」）上，我們碰見一個穿着很闊氣的西式服裝的中年日本男人。他一邊深深的鞠躬而且老是露着牙齒，他很快地咕囔着日本話。

——他想向我們要什麼？——我們問一個女翻譯。

——這是A醫生，內科專家。他很想請你們去他家走一趟。

我們去了。在門口我們遇着醫生底妻子，一個中年婦人，他穿一件暗褐色時髦的西式上衣。她請我們脫去皮靴，給了我們每個人一雙室內的拖鞋，才把我們帶到一間陳設得很好的房間裡去了。醫生活潑的比着手勢，不停地用稀有的速度講話。在幾分鐘內，他就說完了自己從祖宗三代到現在的全部家譜。他告訴我們他是一個「不富的人」，有一所具備十三個床位的醫院，同政治毫無關係，以至什麼政府管理過和將要管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受慘敗的日本，對於他彷彿都是一樣的。

聽他談這一套的任務就落在我們翻譯的頭上了。我們祇是直覺地感到：醫生的任何句話都不真實。他在欺騙，爲自己辯護，放下了所有武士道的面孔而且還帶上了微笑的假面具，而在這個面具後面隱藏着深刻的敵意。我們談話的

對方竟忘掉敘述他會兇暴地逐出那些艱難地走來求他看病的中國人，忘掉他留在大連僅僅由於沒有離開這裡去日本的可能性。除去這，這個「醫生」現在最害怕那些他會很厲害地欺負過的中國人。

醫生和他的妻子底奴隸般的忍從簡直令人不能忍受，於是我們就很快離開了這房子。天已經黃昏了。海鷗在巨大的大連港上空鳴然飛過。從海上吹過來使人精神煥發的涼氣。我們從寬廣的大理石的梯階登上一個用鋼骨水泥建造的廣場，這廣場是聯接着那大的多層樓的碼頭上底房屋的，於是我們看見了碇泊場上的蘇聯魚雷艦。我們聽見俄國人的談話，聽見維也納的手風琴底聲音，海上飛行員在整齊地，和協地歌唱：

穿過海洋，穿過波浪，
今天這裡，明天那方。
穿過海洋，海洋，海洋
今天這裡，而明天那方……

我們興奮地聽着這樸素的，很早就爲我們所熟知的歌曲。在「文明的」武士道家裡使我們要嘔吐的感覺，逐漸地消失了。

在下面，坐落着那被紅軍永遠解放了的大連市。

（自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的「紅星報」）



劉邦與項羽

何幹之

秦二世皇帝元年有兩件事，把這兩件事與下文所敘述的事，對照起來，是很有意思的。其一，是見於史記秦始皇本紀云：

「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

其二，是見於司馬光資治通鑑云：

「四月，二世至咸陽，謂趙高曰：夫人生在世，譬猶馳六驥之過決隙，吾既臨天下，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

同是半年內的事，二世一則要刻石誌始皇的成功盛德以表示嬴氏的天下可以永世保持下去，二則要終其天年，以享耳目的所好與窮心志的所樂。

但同年的七月戊卒陳勝在荊地造反了。九月，劉邦舉兵於沛，項梁項羽又舉兵於會稽了。陳勝吳廣的舉義，是歷史上著名的農民戰爭，但其結果只七個月就瓦解了，而且陳吳都遭了殺戮。可是陳勝的舉義却把秦朝的天下顛覆了。在幾個月之中反了五國。陳勝舉兵於荊地，號張楚，是楚國先反了。陳勝的部將武臣、張耳、陳餘，攻下了趙國的京城邯鄲，武臣自立為趙王。趙國又反了。也同是陳吳的將軍隨

武臣出征趙國的韓廣，率兵北攻燕地，自立為燕王。陳勝的部將周市又北侵齊地，到了臨濟，臨濟人田儋殺了縣令，自立為齊王；又以齊兵反擊周市，市軍潰敗，轉戰至魏，陳王立了魏咎為魏王，以周市為相。趙燕反秦的結果，是陳勝的部下當了國王。齊國田儋的自立為王，是因了周市的攻齊；周市定魏之後，雖則把王位讓於魏國後人咎，但市當了丞相，掌握了國政。因此在半年之內，楚、趙、燕、齊、魏都反了。

陳勝是十二月親自監軍被其馬弁莊賈所殺的。那時吳廣已死，左右將官也多半遭了殺戮，正呈現着解體的危機。關於陳勝的敗亡，司馬遷與司馬光都有所批評，但都未盡所言。當陳勝舉兵入陳的時候，張耳陳餘去謁見他，那時陳中的豪傑們都勸陳勝自立為王，勝垂問於陳餘，陳餘的對答是最有見地的。

「夫秦爲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死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也。較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強，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史記：張耳陳餘列傳）

我們不必以天下爲公或以天下爲私爲理由，來評論陳勝的措施的得失，歷史上起自草莽之間的平民領袖，初舉義的時候是代表着民衆利益的，但一到大權掌握在手上之後，政權却又逐漸變了性質，這是自秦漢以來歷史上的公例。陳勝如後世家所述，他本人原是一個農奴，但當權之後，却又忘了本階級的利益。這裡最值得注意的是陳餘關於「樹黨」的所見，實在含有政略和戰略的意義。在政略上，他指點陳勝要聯合六國以抗拒暴秦。他估計假使陳勝多立與國，多樹與黨，那麼一方面可使秦國敵多而力分，他方面又可使自己與衆而兵強。至於在戰略上，更有**正兵**與**奇兵**的部署。引兵而西，由陳而西，出潼關，據咸陽，這是**正兵**。定了六國之後，使秦四面受敵，而陳勝與廣則率着精兵西向，用六國的兵以牽制秦兵，這是**奇兵**。其實日後的戰局都證明陳餘的所見是完全正確的。陳吳反了，二世總了少府章邯的計策，發了驪山的奴隸二十萬人，用全力拒擊陳軍於城父，又破項梁於定梁，然後引兵擊趙，可知當時秦國的確用了領國的兵力，以掃蕩叛逆的陳項的。假如陳勝聽了陳餘的進言，以立六國之後作爲一種政略，樹秦敵於四境，章邯決不敢以全力東向陳國。既已分了秦國的兵力，又用六國精銳以拒抗秦的徒人，勝負是未可知的。

陳餘不愧爲一個政治家，當他輔佐武臣北路趙國的時候，的確是運用了策略，不戰而下趙國三十餘城，平定了趙國。但他以陳勝不聽其計，又怨陳勝只派遣他爲武臣的校尉，又聽了陳王任意殺戮自己的將官的報訊，所以當陳勝遣使令武臣率兵入關的時候，他慫恿武臣不要受命。那時陳王內部確已呈着分裂的形勢了。而且陳勝以徒手舉義，下蕪，下陳，下蔡陽，車千餘乘，卒數十萬，以爲秦國是不足破的，於是驕傲起來，輕敵起來。而陳軍內部，又互相誅殺，葛嬰，襄強，先爲陳勝所誅，田臧殺了吳廣，反被封爲上將。陳王又誅了鄧說，秦嘉，誅了武平君，上下互相攻殺，終於被章邯的奴隸軍所破，而陳勝也死於一個馬弁的手裡。

陳勝的敗亡還有一個原因，也爲史傳所評述的。陳勝早年曾經與人傭耕，出身原是很貧賤的，但到了自立爲陳王之後，其故人嘗與傭耕者去謁見他，到了宮門，門令不但不肯通傳，甚至於要把求謁者綁起來。幸而在斜道中見了陳勝，才相隨着他入宮，謁者見了殿堂帷帳，驚歎地說道：「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秦國未下，早已享樂於深宮裡，儼然以爲天下已歸於手上一樣。還有更嚴重的一事，是客人直率地講了一些陳勝當年與人傭耕時的逸事而竟被殺了頭。不但忘記了自己的出處，反以爲過去的出身爲恥辱。還有一事，是當他做了陳王之後，他的妻父去訪他，而他竟以一般賓客禮遇相待，妻父大怒說：「怙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焉」，不辭而去。殺了故人，絕了故戚，真正是「不能久焉」了。

項氏二傑項梁項羽以及沛人劉邦是後於陳勝兩個月舉義的。陳勝死了不久項梁也死於定陶了。章邯殺了項梁之後，以爲楚兵是不足憂了，於是引兵渡河擊趙。那時項羽還是楚懷王麾

下的一個次將，他殺了上將軍宋義，自率楚軍將卒三萬餘人，渡河救趙。關於楚軍救趙一節，史記有一段記載，很描出項羽的赫赫戰功：

「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即宋義）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于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殺。當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將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大破秦軍。項羽召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史記：項羽本紀）

這是項羽由為楚軍的上將軍到為諸侯軍的統帥的轉捩點。殺了宋義，當了楚軍的上將軍，救了趙國，又當了諸侯的上將軍。但這一段史料原是能文章的史家司馬遷的伏筆，先用赫赫戰功以襯托項羽日後的敗亡，一正一反，使文章格外有力，也使讀者格外感動。

太史公的第二回伏筆是描寫項羽降章邯的事。

章邯是擊敗陳勝與項梁的秦國猛將。項羽救了趙國虜了王離之後，所遇的勁敵就是這位章邯了。王離是滅六國的名將，王離是王翦的孫子，王翦父子孫三代都是名將。虜了王離，項羽的威名震動了六國，這是很自然的事。項章原是陳兵於鉅鹿相持未戰的。那時李斯已死，趙高為相。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責備章邯，邯恐，使長使欣回國請罪。至咸陽，三日，趙高不見，更有不信任的心。欣恐，亡去，見了章邯曰：「趙高用事

於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秦始皇本紀）那時秦軍已是呈着解體的危機了，而陳餘更遺書於章邯，先舉秦將白起蒙恬不得其死的故事，再示以趙高借刀殺人的危險，以挑撥章邯的心。章邯於是猶豫起來，遣使者與楚約降，約未成，項羽日夜引兵進迫秦軍陣地，「軍漳南，與秦戰，與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於漢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項羽本紀）先佈置了降敵的計劃，又乘章邯在內外夾攻之際，接二連三地破其陣地然後約降，使降者見而流涕，也可見項羽戰功的一斑了。

太史公記劉邦初期的戰事，也有伏筆。

劉邦初舉義的時候，戰功是並不怎麼顯赫的。劉邦原是響應陳勝而起兵於沛的。在沛地附近、打來打去，都打不出一個局面。先攻豐，未下。雍齒又反了。他東奔西走，才下了碭，得了五六千人。在項梁麾下又得了五六千人，依然是一支小的游兵。項梁死後，方才在碭安頓下來，被封為碭郡長。接着即與項羽分道而揚鑣了，項軍北救趙國，劉邦西擊潼關。他與秦軍戰，一敗，再敗，三敗，然後輾轉至關內。但也有二事，在初入關的時候，已經顯出「門智不鬥力」或更正確些說智力並門的劉邦的特色了。其一，是從酈食其計襲陳留的事。其二是從張良計降宛城的事。劉邦襲陳留在秦二世三年，是酈食其所出的計策。史記載酈生見劉邦，是很有趣的。

「（邦）西過高陽，酈食其謂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公。沛公方踞床，使二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得陳積粟。」

從這段故事裡面可以看出劉邦是一位可謂可恭的雄鳥之主。但最重要的一事是襲取陳留，取了秦的積粟。史記酈生陸賈列傳還有關於酈生說沛公襲陳留的故事。

『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徑入強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八達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伐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兵隨之，遂下陳留。』

這一段記事包含着幾個重要的問題，第一，不可孤軍深入敵境；第二，取陳留積粟以充作軍糧；第三，先禮後兵，內應外攻。可惜關於酈生如何遊說陳留令，是一說即下了陳留，或是裡應外合，這些都沒有明文的記載了。

劉邦破了滎陽，又破了南陽，正要引兵而西急入潼關的時候，張良以秦兵衆多，且可據險抗拒，不先下宛，宛從後襲擊，這是危道，於是進言於劉邦，先攻宛城。邦從張良計，圍宛城三匝。守令要自刎而死，幸而其舍人陳恢，踰城求見沛公，說沛公約降。他說道：假使沛公先降了宛城，封其守，而諸城的守令，也一定聞聲相爭，開門而待，那麼，既可先入咸陽，復可得宛城糧草了。要不然一味攻城，縣令死守城池，儘管漢軍盡日攻擊，而士兵死傷的必多，要是引兵西去，宛又必隨漢軍之後，不論怎麼樣都沒有好處。果然劉邦聽了陳恢的話，降了宛城，『引兵西去，無不下者』。

這可見劉邦確實是肯納善言，用戰術的人，其結果也就能夠以小攻大，而其軍力也是由小而大。但這劉邦所長的一面剛好是項羽所短的一面。項羽一舉事即以殺戮爲能事。項羽的爲人，正如懷王諸老將所說『傑悍禍賊』，史記載項羽『攻襄城，襄

城無遺類』，『諸所過無不殲滅』，真是鐵蹄所過，無有倖免。

當項羽北救趙國的時候，宋義原是楚國的上將軍，而項羽是他的次將。宋項對於救趙發生了不同的意見，宋主緩發救兵，項主急發救兵。宋義認爲秦攻趙，勝趙則罷兵，我襲其後；不勝則我引兵而西，必破秦，二者必居其一。項羽則認爲以強大的秦兵攻新建的趙國，其勢必下趙，趙破而秦更強，那麼楚國就更難以生存了。他們都執着自己的所見。自然從事實上看來，宋義的緩兵說是沒有根據的，也不是同盟軍應有的態度。但此事可用協商的方法來解決。可是項羽不取這一着而乾乾脆脆把宋義殺掉了，並且加以莫須有的罪名說宋義與齊謀反楚。但以武力使諸將懾服而已，這樣的做法，在團結抗秦上實在是一個下策。

還有更兇殘的一事，就是項羽阬了二十萬秦兵。項羽本紀載阬秦兵的事云：

『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卒吏。秦卒吏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使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子女。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吏欣都尉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

一阬就是二十餘萬人，真是罕見的殺戮，只有秦將白起阬趙卒四十萬人的故事，其暴性相仿。並且也殺得沒有道理，降者口出怨言，原是並不稀奇的事，而他們的所慮，即不能破秦被諸侯所虜而東，父母妻子必遭了誅殺，也是意中的事。對於

降卒，不用教育的方法，而竟採了報復的方法，不能服人心而殺戮其身，這種方法不論怎麼說也是不能籠國民心的。

楚漢鬥爭一開始項羽在政治上即站在劣勢，是不可否認的事。

漢元年十月劉邦率兵入關，項羽接着也在十二月就入關了。入關之後，楚軍四十萬駐紮在新豐鴻門，漢軍十萬，駐紮在霸上。以四對一，劉項兩軍的優劣強弱是很顯然的。接着項羽又分了天下，他自立為西楚霸王，立沛公為漢王。又三分關中，王秦國的降將章邯，長吏欣，都尉董翳三人。又分六國為十四國，立了十四國的國王。項羽的三分關中，以秦降將為王，原是為着要牽制劉邦，使他困守於未開發的四川。劉邦被封為巴蜀王之後，當時的確有些將官，表露着悲觀的情緒。只有一位遠見的蕭何，進言於漢高祖，以漢中為生聚與教訓的根據地的算是一個例外。

『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為乃死也？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夫能謂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資治通鑑）

這個政略是這樣被接納了，以後楚漢戰爭，漢劉就是以巴蜀為起點，再定三秦，把根據地擴展於漢中關中，然後與楚項決勝負的。

項羽入了關後，鐵蹄所至，依然是雞犬不留。先屠了咸陽，繼而又殺義帝於江南。史記載屠咸陽的事云：

『項羽遂西屠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高祖本紀）

一味恃着帶甲拳頭，使人敢怒而不敢言，這樣的統治無論怎麼下去也是不能持久的。

殺義帝的事更不高明。義帝原是項氏所立的傀儡皇帝。而先入關者為王，是義帝的命令為項劉所共同信守的。劉邦先入了關，項羽使人還報於懷王，請示命令，懷王答道：『如約』，項羽以義帝不廢約從己，懷恨在心，『伴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到了他立了十八國的國王，出了關，即使人從義帝於長沙郴縣，一方面趨義帝行，一方面又暗中使衡山王臨江殺了他。出乎爾反乎爾，這樣的人也是使人不敢相信的。

就是這樣項羽雖然是在軍力上壓倒了劉邦，而且立了十八國國王，儼然以盟主自居，但在政治上項羽始終是處在劣勢的。果然不久先反了田榮，又反了陳餘。田榮與陳餘的反楚是對於項羽分國的抗爭。項羽不立田榮為齊王，他所持的理由是因為田榮不發兵救楚，使秦兵擊殺了項梁。但當時田榮與項氏之間訂了一個出兵的條件，即是項梁要殺了田榮的王位爭奪者逃至楚國的田假。由於楚不殺田假，田榮也不發兵。這點從雄猜者的利害來判斷，這是無可無不可的事。

張耳、陳餘本是輔助武臣取趙的三大功臣。後來武臣為其部將所殺，張陳於是立趙歇為趙王。章邯引兵攻邯鄲，張耳與趙歇敗走鉅鹿，為王離所圍。而陳餘則北收常山兵，屯於鉅鹿北。張耳使人召陳餘解圍，陳餘以兵少，不能敵秦，不敢發兵，由是早年結為刎頸之交的張陳交惡起來。到項羽救了趙國，張耳奪取了陳餘麾下所管帶的數百人，陳餘憤而亡去，未從諸侯入關，項羽也以這為理由，不封陳餘為王。本來依才力而論，陳餘遠非張耳所能及，救趙的計策多出於陳餘。趙國鉅鹿為王離章邯所包圍，陳餘突圍北收常山兵卒，只不過數百人，

而圍趙的秦軍則不下二十萬人，並且諸侯之救趙者早已一聲不響地作壁上觀，陳餘屯兵城北以觀動靜，這如陳餘答張耳使者張鱗所說，『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並不是沒有理由的。而項羽一味以意氣用事，賞罰不明，也無怪引起陳餘的反抗了。

田榮反於齊，陳餘反於趙，這事的重大意義是以田陳的反楚為關鍵，開始了劉邦對於項羽的軍事攻勢。果然劉邦首先聽從了蕭何的進言，以巴蜀為立國的根基，接着又採納了原是楚兵後歸漢為上將的韓信的獻策，乘着田榮陳餘反楚之際，出兵於三秦了。在未出兵之前，韓信對於楚漢形勢，曾作了一個很中肯的分析。

『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強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淮陰侯列傳）

在六國內，百姓並不親附於項王，在秦國內，秦民莫不痛恨三秦的國王，而只懼於威力之下，未敢有所異動，這正是舉兵的時機。但韓信的獻計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失了天下人心的人，即使軍力一時處於優勢，但終是不可恃，所以必然由強逐漸轉化為弱，由大轉化為小。

漢軍初次的出兵是很順利的。襲陳倉、戰扶風、攻咸陽、出武關，所向披靡，一直打到楚國的京城彭城。自然並不是說楚漢強弱的形勢已經是易位了。因為漢軍所接觸的是三秦魏韓

兵，三秦的國王，早已不為秦民所愛戴，魏韓都是小國，而其王又是新王，因此漢軍很快戰勝了五諸侯兵。但是等到項羽由齊率領着楚兵還擊，戰局又大變了。

當時漢王統率着五諸侯兵凡五六十萬人，東伐楚，而項羽只以兵三萬由齊出擊。但是漢軍乃是聯合軍，其中極大部分是雜牌軍，迫於勢力而歸附的，項羽所率的是直屬的精兵，且戰場在於彭城，正是楚兵的首都，是不能不出死力戰取的。在這點上，我們不能以數量上去看楚漢兩軍的優劣。史記項羽本紀記此事云：

『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六十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侯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室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羽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萬人，漢卒皆南走，楚又追擊至靈璧東睢水上，漢軍為楚所擠，多殺漢卒十萬餘人，皆入睢水，睢水為之不流。』

司馬遷的記載，難免有些誇大，但這次漢軍的慘敗，却是無可置疑的事實。後漢荀悅論這次戰事的成敗曰：

『彭城之難，漢王戰於睢水之上，士卒皆赴入睢水，而楚兵大勝，何則？……漢王深入敵國置酒高會，士卒逸強，戰心不固，楚以強大之威，而喪其國都，士卒皆有憤激之氣，救敗赴亡之急，以決一旦之命，此漢之所以敗也。』（資治通鑑）

一者以烏合的官兵深入於敵國，而且置酒高會，陶醉於逸樂之中，一者是出征於國外的精兵，因喪失了國都而奮力救亡，這些如荀悅所分析的，是沒有不對的。楚漢兩軍的勝負不決

於彭城的大戰，大戰之後，還有滎陽的相持。由彭城的大戰至項羽自刎於烏江江邊，即滎陽相持，中間還經過了三年。這幾年中，楚漢的強弱方才逐漸易位，楚由強而弱，由大而小，漢由弱而強，由小而大。

司馬光資治通鑑論楚漢戰爭的結局，用「少助食盡」四字來概括楚項的敗北，是極確當的。楚的少助，並不是一開始就是這樣，倒相反，原先是多助，然後由多助而少助的。食糧問題也是同樣，首先是糧足，然後由足糧而食盡的。楚由多助而少助，漢由少助而多助，這裡面的關鍵，是決定於滎陽的相持。滎陽是楚漢戰爭的主要的戰場。滎陽在楚漢國境之間，以滎陽作為戰場，兩國都在國境之外作戰，在國境之外作戰，對於弱國是比較有利的，因為這戰場的得失，未可決定戰局的成敗。而且事實上滎陽在漢軍手裡先後失陷過幾次。漢三年失陷過兩次，劉邦隻身逃跑了。第一次由將軍紀信乘着王駕，詐為漢王而誑楚，才走脫了。第二次的失守，劉邦北渡黃河，到了韓信的軍營中，奪取了印信，方才把殘局收拾起來。四年，滎陽又被攻陷了，劉邦與項羽在成皋的戰壁中對話，被項王的伏弩所射，中了胸膛，險些兒連性命都丟了。

但是滎陽的得失，終竟未可決定楚漢的存亡。在戰事相持未決之中，劉邦接納了張良的計策，採用了主動性的戰略戰術，終於擊破了強大的楚軍。關於張良的進言，史記有着記載，那是在漢軍大敗於彭城之後的事。

劉邦：吾欲捐關以東等奔之，誰可與共功者？

張良：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郤，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

也。

張良的對答是很簡要的，不過只推舉了幾個人，但這幾個人，依日後鬥爭的形勢看來，是含有三點極重要的策略意義。張良所推薦的韓信，是獨當一面，而且開闢新戰場，配合滎陽作戰的猛將。彭越所統率的是游兵，他是善於作游兵戰，是幾千年前游擊戰的名手。分化梟將黥布是分化楚項君臣的第一個步驟，以後更擴大了分化的對象，連范增也憤而離開了。

漢家的天下，幾乎是韓信一手打下來的，從巴蜀出師，主將是韓信，滎陽相持的初期，韓信轉戰於韓魏之間，張良的計策被採納之後，韓信出兵北略趙燕齊三國。韓信的善是一位不可一世的名將。破魏、攻趙、降燕、下齊，都採着不同的戰術。攻趙是用背水陣，以小勝大。又乘着破趙的餘威而降了燕。齊是先用以舌去遊說然後動甲兵以征伐的。而在動兵之際，雖然是水戰，但這又不同於井陘戰爭中的水戰。

韓信攻趙所用的背水陣是反於兵法上所謂「右倍山陵前左水澤」的戰爭公式，他自己解釋他所以取勝的道理是「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前有強大的趙兵，後有激流的泜水，退却必死，前進或得一條生地。苟悅論韓信的戰術特別着重於這一層，「趙兵出國迎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懷內顧之心，無出死之計，韓信孤軍在水上，士卒必死，無有二心。……且韓信選精兵以守，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從死裡求生，這是韓信所以勝趙的基本原因。

降燕是採了一位原是趙國的降將先前獻計於趙歇用深溝高壘戰術以破漢軍而不被採用的廣武君的計策。廣武君所說降燕的基本原則應當是「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他認為漢軍之所長是威武震於國內，但漢軍之所短是勞師遠征。楚漢相持

未決，所以他獻計於韓信，要乘着破趙的威名，先降了燕，然後與齊楚相拒。

『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驪（酒也）兵。北狩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淮陰侯列傳）

破齊是採着另一種戰術，先用了口舌然後動兵甲，即所謂先禮而後兵。固然用口舌與動兵甲的是另外兩個人所進行的另外兩種步驟。先有酈食其遊說了齊王，然後韓信乘着齊國的不備，一鼓而下齊。酈生的確是一個辯士，大有蘇秦的遺風，他與齊王的對答，以天下之所歸而入題，先肯定了歸漢，然後評論楚漢的形勢。

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

王曰：不知也。

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則齊未可得而保也。

齊王曰：天下何所歸？

曰：歸漢。

先說動了齊王的心，使他罷了歷下的守備，然後韓信一舉而襲齊。這一回，齊王以及楚國派去救齊的龍且，也不採用深壁的戰術，相拒於濰水，又是水戰。但這一回，韓信却因地形與兵力的不同而改變了戰術。他連夜令人趕造了一萬多包沙囊，塞住了濰水的上流，然後引軍半渡出擊龍且，又佯敗還走，龍軍追信渡水，信決了沙囊，把楚軍都淹沒於濰水裡了。

這是楚漢在垓下決戰之前的事，韓信一人獨當了一面，把

秦魏趙燕齊五國都攻下了。

南（河南滎陽）戰場與北（趙齊）戰場都是正面的戰場。

以重要性而論，南戰場是第一戰場，北戰場是第二戰場，但就戰果而言，南戰場是互有勝負，而北戰場則大概是所向披靡的。在戰術上，正兵之外，還有奇兵，這就是彭越所統率的游兵。史記上關於彭越的游兵戰，留下了三種史料：

『漢三年，彭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拒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城，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彭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

『四年……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

『四年……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平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酈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糧。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城，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廣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

彭越初舉兵的時候，是一支無所屬的游擊隊，到漢二年，才編入於漢軍。但歸漢之後，彭越幾乎沒有一年不統領着游兵在戰略上起了極重大的作用。以上的史料，因出於不同的傳記中，有些顯然是重複的記載，有的記事也許是把年代弄錯了。但最可注意的，第一是往來於楚軍後方的彭越，主要的任務是絕楚糧食，使敵方在給養上發生周章。這點正如司馬光所說，使足食的楚軍逐漸變為『食盡』。第二是彭越的游兵在敵軍後方起了極大牽制敵人的作用，如四年的事，彭越攻下了睢陽外

黃十七城，項王不得不收兵東擊彭越，但等到項王走了，他又侵佔了原地，甚至擴大了佔領區。第三、游兵又得着正兵的協同作戰，如劉賈將兵助彭越，左右夾擊，使敵疲於奔命，或首尾不能相顧。

總之，漢軍的戰略是主動的，靈活的。因為是主動的，靈活的，以自己為主體，使敵人被動，南戰場之外，可以開關北戰場，正兵之外，又有游兵，如此一來，到處主動地靈活地打擊敵人，其結果也終於戰勝了強大的楚國。

關於戰術的主動性與靈活性更可舉這兩個例子。

第一，是在漢王初取關中的時候。那時漢已定了三秦，項王目擊着漢取了關中，齊趙又反了，正要預備出師討伐，但是先擊漢或是先擊齊趙，却是猶豫未定的，正在那遲疑未決的瞬間，劉邦用了張良的謀略，移轉了楚兵的方向。

「漢使張良徇韓。乃遣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而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並滅楚。楚以此無西意，而北擊齊。」

這是第一回緩兵計的成功。楚是定都於彭城的，彭城離長安很遠，漢先遣使表示了只取關中，適可而止，使楚項不必西顧；但齊趙接近於楚境，容易發生直接的衝突。使楚先與齊鬥，而漢軍竟長驅直搗彭城，這第一次交戰的大勝利，不能不說是由於運用戰術的得宜。

第二是在楚漢相持於滎陽的時候。那時漢三年的事，漢王棄了滎陽，入關收兵，袁生進言，指點劉邦出兵武關，以牽制楚軍。

「漢與楚相拒滎陽數歲，漢常困。願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臬且得休，使韓信韓河北趙地，連燕

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

這與張良所進言的游兵戰術是完全符合的。即是主動地靈活地選擇有利條件打擊敵人。果然這一次漢兵出沒於宛葉之間，項羽也引兵南向，但漢軍壁壁不出而應戰，而那時彭越又反了魏地，項羽急引兵東擊，於是漢軍又復進兵於滎陽成臬了。

張良所說分化楚國君臣的政策是一個用人的問題。關於用人，即使賢任能，更顯出項羽的無能。劉邦做了皇帝之後在洛陽置酒論取天下的經驗的時候，他對高起王陵說道：

「失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鈔國家，撫百姓，給餽饗，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劉邦所舉張良蕭何韓信，這三個人確是輔助他取天下的大人物。用現代的官銜來說，韓信是當了他的總司令，張良是當了他的參謀長或幕僚長，蕭何是留守司令。韓信這個戰必勝攻必取的常勝將軍原是項氏麾下的無所知名的士卒，他從楚軍逃了出來，當了漢軍的治粟都尉，不久又逃走了。是蕭何看上了他，把他追回來推薦於劉邦，被拜為大將的。韓信得遇於蕭何，推舉於漢王，由一個管糧食的小吏登壇拜帥，自然感恩於知己，所以後來被漢高祖所擒，他還誠惶誠恐地說道：「陛下善於將將。」也許有人這樣想，那時韓信已是等着被烹的獵狗，不得不那廢唯命是聽地表示，庶幾免於一死。但是當楚漢相持的時候，韓信是馳騁於山東河北戰場所向無敵的英雄，項王遣使與他談判三分天下的事，韓信却斬釘截鐵地說：「夫人深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齊國的辯者蒯通去陳說利害，

勸他自立為王，他不聽；蒯通又引經據典，解釋了「功蓋天下者不賞」的道理，要他猛省，他也不從。

也是幕僚名位僅次於張良的陳平，有一段故事，從此更可見劉邦用人的一斑。原是楚國都尉的陳平，歸漢之後，官職依然是都尉。但起先這個未被重用的楚國亡卒，為諸將所不悅，在劉邦御前告了一狀，開舉了他遠遠近近的許多醜事：盜嫂、亡楚、歸漢、受金等，把他當一個反覆無用的亂臣。劉邦找了推薦陳平的魏無知，罵他薦錯了人，魏無知大概也是一個遊士罷，他的答話是很雄辯的。「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關於能與行之說法，最為有趣。第一流的人才必須有行而且有能，即才德兼備。但從歷史上開國的雄梟之主的要求看來，顯然是能重於行。只要有能，雖然無行，而這並沒有大損於主人的基本利益，那是可以容忍的，因此盜嫂亡楚受金的陳平，也為漢高祖所見用了。

蕭何在楚漢相拒的幾年中，都留守於關中。他的職守主要是鎮撫後方，運輸糧食。史記載其行事云。

「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守巴蜀，口口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待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蕭相國世家）

蕭何真是一個能言又能行的政治家，他倡導根據地的思想，而自己却又是根據地的建設者。關於劉邦有條不紊地因才而用的問題，實有值得注意的，是他接納臣下的計策往往都在決

定的時候，而臣下也往往在決定的時候而不敢反叛了他。在月一方面，項羽在決定的時候都不肯納善言，因而也在決定的時候遇着了象叛親離的悲劇。項羽的謀士，其實只有一個范增，范增幾次在決定的時候，獻計於項梁，獻計於項羽。項梁早死不必說了。初入關的時候，范增着重地提醒項羽，說沛公在山東時貪財好色，如今入了關，貨財無所取，婦女無所幸，其志不在於小。而項羽却好大喜功地一把把秦宮毀滅了。鴻門之會，楚強漢弱，劉邦迫於勢是不能不赴會的，范增又慫恿項羽一意要刺殺了劉邦，項羽却又無頭無腦地把他放走了。漢三年，漢軍乏食，請和，以祭陽為界，西歸漢，東歸楚，范增苦諫不可，羽不從，反而為陳平略施小計，鬧得他們君臣離散。陳平的離間計，大抵不備見於史記所載的那一策罷，其實那是極平庸的一着，楚軍圍困了祭陽，羽，增都派了使者至漢營。

「項王使者來，為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佯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

這樣的小計就奏了效，分離了范項二人，實在使後世讀史的人，不敢置信。范增先輔項梁，後輔項羽，是項羽的軍師。又被尊為亞父，與項羽有深厚的情誼。並且他先率兵圍困祭陽於前，又苦諫議和於後，凡是通達情理的人，都知道他是忠是奸。明明是敵人所施的離間計，反而輕信了他，而且也並不高明的設計，可離間的計策實在多着，以厚薄於使者這一着而從中取巧，實在很容易弄巧成拙的。但僅僅這一着，就驅走了范增，假如司馬遷的記載是事實的全相，那麼，不論怎麼偏愛項羽的人，我想對於這位不得其死的莽夫，也不必為他的敗亡而驚歎罷，中國歷代興亡的史事，都有其歷史的必然性的。



灰敗思想底根源一解

蕭軍

偶而從雜亂的書堆裡，翻到題名為「蒙疆文學選輯，散文之卷」這樣一本書。因為自己也算屬於這一行，對於這類書物，就不如別人那般冷淡。破了一天工夫，竟讀完了它。事後却引起了一種很難說明的感情，總之是不愉快的。同時也就動了要隨便寫一點什麼的念頭。在這裡我並不想對該書有什麼介紹或具體的批評，以至對那些作者們有什麼過多的指摘，只是談一談我個人的所感和所見而已。

簡單一點說，一部人類哲學史——不管東洋或西洋，也不管它寫得有多少頁數，以及要多少花頭——最基本的東西，也只是兩種認識——唯物或唯心——底論爭史。就相同一部人類社會發展史——不管是用什麼體裁寫出，怎樣寫法……——是一部人對自然以及階級對階級的鬥爭史一般，只是要看最後什麼決定什麼，誰戰勝誰，什麼戰勝什麼……

「物質是根源，萬象是屬性。」我就根據這觀點，談一談這本書所給與我底一點「啓示」。因為它使我從另一面又懂得了日本帝國主義者以及它底奴才、走狗們，把我們這偉大的中華民族可貴的子孫，毒害到如何的寬度和深度！這些被毒害者們，也許還正在依戀着那毒杯，不肯放手，繼續喝下去，還企圖要別人也跟着他喝下去，「臨死抓替身」，在這樣情形下，我覺得大家是應該寫一點什麼來談論談論的了。或許有人說：「生命是我自己的呀，我高興怎樣處置它就怎樣處置它……你管不着……」

我確實管不着，而且也不想管，但我却願說：「生命是屬於社會的！」你不能在社會上吃喝完了，什麼也不歸還，嘴巴一抹就躲進「地獄」裡去。這是一種賴債的行爲，決不是一個具有自尊心 and 責任感的人底行爲。至於那種自己已知道了自己底杯子裡是毒汁，還要勸

別人來共飲——這已在「謀殺」之例了，也許他自己倒不一定就自殺——這則是既可惡而又卑賤的行爲了。

我很願意說，這書中底作者們，一般都具有着很銳敏的文學感覺和優秀的寫作技能的。也正因為如此，它內容所含那種灰敗、蒼白以至更可厭的毒素——大東亞民族的思想 and 感情之類——就更容易害人於不知不覺之中。所謂「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帶着糖衣或香味的毒藥是容易吞下去的。也就如同日本帝國主義者以及它底奴才和走狗等輩，把一批批可貴的青年，毒死、毒化於不知不覺之中一般——這是可悲的啊！

讀着那本書，我幾乎忘了那批作者還是現代的人——也許有的比我更年輕——但他們幾乎是一致排着隊似的，訴說着自己失去青春的悲怨，唱着自己「空虛」的怨歌，喟嘆或哭泣着自己的「孤獨」或「絕望」的運命！顧影徘徊！臨流搔首……所看到和所發生關聯的是

：金色的星星，銀色的月亮，二月的杏花，禿了葉子的老樹……即使有的作者也把眼睛在「自己」以外，把那現實的人生，偶爾閃照一下——但這也是用了那含了絕望之淚的灰色眼睛——但很快就又回到自己的鼻子尖上來了——好像只有在自己的鼻子尖上，才有真正的詩底源泉和「靈感」底府……

雖然這些作者們用了不同的筆名，寫了不同的題目，也不一定是一個先生教的……但我却感到這裡好像只有一個作者，一篇文章，一個先生底學生……因為他們幾乎是表現了同樣的思想和感情，同樣的題材，同樣的用語，同樣的調子——灰敗，一切是灰敗；蒼白，一切是蒼白……想不到幾十年前那種種灰敗、絕望、混亂、蒼白、死亡底歌頌，醜惡的讚美……世紀末的種種病狂現象，竟又借屍還魂，在今天這批可憐的替死鬼底身上復活起來了！——這就是我為什麼說幾乎忘了那批作者還是現代之人的理由。他們不獨忘了更寬遠一點和更深進一步的社會——那裡整千整萬英勇的人民正在進行着怎樣反奴的役血的搏鬥啊！——甚至於就連自己鼻子尖底下的，幾乎每時每刻在排演着的，

呼吸着的……現實的人生悲劇——被異族和漢奸們奴役下的人民是怎樣生活的？——他們全不願意眨一眼。甚至於帶了憎惡感，掉開自己的腦袋，却深深地鑽進自己那牛角骨的「塔」裡面去，反躬着自己那點神經末梢的「悲哀」！這倒確是一種悲哀的事了！有意或無意地模糊現實人生應走的路向！玩弄着一些架空而曖昧的理想，這是一種斲喪民族靈魂的「工作」！是一種反人民、反人類向上的工作啊！我希望這些文藝工作者們不該再用自己可珍貴的武器——筆——做這類為自己，為自己底子孫「掘坟坑」的工作了。那是恥辱的。如今這已是真的到了從那「陰暗的坟墓中」爬出來的時候了，世界雖然不如你們所想像的那般「美麗」，但也不是如你們所想像的那般無望和「悲哀」！

在這裡，對於這些作者們，我決沒有什麼人身責備的意思，因為我懂得這根源。更沒有那種狂妄的野心，想製定過一張作家們應遵守的「十誠表」，該寫什麼或不該寫什麼，不該這樣寫或那樣寫……這是愚蠢的行為。只是有一點主張，我們却不願模糊，而且也決不能模糊，那就是：一個作者對於他所寫

的，是用了如何看法！什麼決定什麼？——和採取了怎樣的立場和態度——什麼應該戰勝什麼？以及自己同情的法碼應放在那一邊？——簡單的說，一切要明確！一切要對社會進步，人類進步……負起積極的責任來。通過自己的認識，客觀地描寫事物底發生和發展，關聯和制約，墮落和死亡……不粉飾，不歪曲。不故意塗上一層「悲哀美」銀灰色的或桃紅色的粉末；也沒必要平白裝上一條光明的假狐狸尾巴……這就是「藝術家的良心」！也是一個作家品格的考驗，也就是古今來一些偉大作家教導人們在從事藝術工作之前，一定得先習於「真」的遺訓。

那種種假做超「功利」的，「無所為」的，「個人至上」「藝術至上」的濫調，早成了騙子的謊言，時代的垃圾……

第一要有用，
第二要結實，
第三要美麗，
這是我個人對於一切事物以及人底一種連環看法和選擇的標準。如今在這裡，當然也還是根據了這種功利的，「庸俗」的看法，來作為衡量這本書的標準。

第一，對於這書中底一些文章內容，我是看不出它對現實人生進步方面，有着什麼積極性的作用。它們一般對於人生是採取否定的甚至是絕望的態度。即使偶而有一些朦朧的對於「理想」底憧憬，而這種理想也只是一種「理想」底，偶而閃耀一點虹彩，緊跟着這虹彩它本身就被碎滅了。因為這種理想是游離在空中，而不是從大地泥土中可能生長起來真正的樹木和花朵。如果勉強要說這樣書對於人生有些用處，那也只是「一種病菌的標本，或是為解剖而用的一具屍身。」——雖然它也有些用處，但這些作者們的初心，却決非為了甘願做標本，或供解剖，於人生有些用處而存在的。

第二，從藝術形式上來看，這是一些人工製成，模擬着自然小巧的盆景一類的東西。它和那種真正由大地所形成的山、海和森林是不能比並的。它不能給人以任何堅強、闊大和健康的力底啓示和感奮的。何況這些盆景有的本身也還製作得過於粗劣和單薄。

第三，我們所要求的美，那必定要是通過堅實的基礎而建造起來的人或物。所謂「病態美」，這也只有在那具有着病態的身體或精神的鑑賞者，才會承認它以至迷戀它。人類大多數還是愛着健康的物和人。如果說這類文章也還應該佔有「美」學底一格，這作為一具有

着三期肺病患者，十八世紀的小脚「美人」或畸形兒，擺在博物館或浸在酒精瓶裡作為一種標本底存在，我是並無意見的。但作為一個現代正在生活而又健康的人，大概就不願再和它發生男女之情以至父子之愛了。

話已說得不少，最後再說一句，我對於這些作者們，根據了他們那時的處境是具有着「一種嚴肅的同情的」，因此也就更增強了我底憎恨——對於那些把我們這偉大的民族有為的子孫長久地陷於陰暗的坎坑裡，以致被毒害到如此地步的物和人——是不惜用任何手段消滅這毒類的。

一九四六，二月十六日，張家口。

(上接五十一頁)

「那麼，……你真的很恨夏大寶麼？」
 她半天沒有答應我，後來她說，是更爲平靜的：「恨他，我也說不上，我總覺得我已經是一個有病的人了，我的確被很多鬼子糟踏過，到底是多少，我也記不清了，總之，是一個不乾淨的人，既然已經有了缺憾，就不想想再有福氣，我覺得活在不認識的人面前，忙忙碌碌的，比活在家裡，比活在有親人的地方好些。這次他們既然答應送我××去治病，那

我就想留在那裡學習，聽說那裡是大地方，學校多，什麼人都可以學習的。大家社在一堆並不會怎樣好，那還是分開，各奔各的前程。我這樣打算是我自己，也爲了旁人，所以我並不覺得有什麼對不住人的地方。也沒有什麼快樂的地方。別人說我年輕，見識短，脾氣別扭，我也不辯，有些事也並不要別人知道。」

我覺得非常難說，新的東西又在她身上表現出來了。我覺得她的確值得我研究，我當時

只能說在我贊成她的打算的話。

我走的時候，她的家屬全在那裡，只有她到公所裡去了，也再沒有看見夏大寶。我心裡並沒有難受，我彷彿看見了她的光明的前途，明天我將又見着她的，一定會見着她的，而且還有好一陣時日我們不會分開了，果然，一走出她的門，馬同志便告訴了我關於她的決定，證實了她早上告訴我的話很快便會實現了。

一九四一、一、二。

人民的城

張家口
人民的城
美麗的城

山衛護着
清水河流過
沒有沙漠
電氣開花
機器唱歌

工廠接連着工廠
汽笛招呼着汽笛
大卡車大笑着

滿載着貨物
駛近了棧房
駛近了倉庫
長長的馬路
寬闊的馬路

市集的叫聲
人羣的喧騰
無數的車輛駛過
汽車的喇叭吹叫着

四面八方來的人們
從無數鄉村來
從各個根據地來
從各個解放區來
帶着愉快的呼吸
帶着新奇和感激
從這條街走到那條街
兩眼看着新的景物

今天我們在這裡
不像在別的城市
感到陌生和不安
感到疑慮和恐怖
今天我們在這裡
好像在自己的家裡
可以自由自在地走着
可以昂首闊步地走着

艾青

張家口
人民的城
美麗的城

張家口
有痛苦的記憶
山也記得
河水也記得
老鄉更記得

敵人佔領了華北
「派遣軍」的刺刀
插進了張家口
這裡成了「戰略基地」
這裡作了一「反蘇據點」
無數的浪人來了
機關都被敵人掌握
物資都被敵人控制
張家口成了糧站

張家口成了火藥庫

清水河流過張家口

把城市分成兩邊

一邊叫西山坡

一邊叫東山坡

在西山坡上是舊城

舊城裡住的是中國人

無數的小商人

無數的苦力

無數的窮人

十幾萬市民

都生活在敵人皮鞭的下面

年輕人被綁走了

牲口被拉走了

珠寶被搶走了

年老的病倒了

女人被糟蹋了

又是「配給」

又是「許可」

又是捐

又是稅

沒有白麵

沒有大米

沒有肉

沒有油

一切都給敵人拿走了

連血都快要抽乾了

西沙河的河灘

變成了屠宰場

好多老鄉被活埋

好多老鄉被砍頭

沙灘上塗滿了汚血

野狗和狼爭吃着屍首

成千成萬的苦力

被徵發

到市區的週圍

鑿山洞

建築防禦工事

修飛機場

挖防空壕

造軍火庫

造地下倉庫

等工程完了

他們也完了

屍首投在清水河裡

三

而東山坡

東山坡是「風緻區」

是公園

是「神社」

是「忠靈塔」的所在地

有日本領事館

有「居留民」的住宅

有「高等職員」的宿舍

房屋是華貴的

風景是幽美的

造房子的是誰呢

造房子的不是九州人

不是四國人

也不是北海道人

而是張家口的老百姓

成千成萬的人

都為敵人忙碌

在廣闊荒涼的山坡上

建造起千萬幢房屋

等一切都安排好了

搬進去住的是日本浪人

和那些臉塗得粉白的婦女

而張家口的老百姓
他們一造好房子
就不敢再從東山坡走過
只是站在西山坡上
帶着憂愁和氣憤
遠遠的看着東山坡……

這樣的日子
足足過了八年

四、

去年八月
八路軍來了
砲聲震動山谷
敵人轟跑了

「武士」們都逃了
指揮刀也不要了
飯也不吃了
帽子也不戴了
那些住宅裡
那些宿舍裡
地上丟着彩色的和服

油漆彩畫的木屐
散着岡本和大田的名片
美英子給林三郎的「手紙」
和一厚冊一厚冊的貼照簿
在這些貼照簿裡
貼滿了劊子手們的照片

現在他們都完了
無論是大佐
無論或少尉
無論是森大啓
無論是小岡村
獎狀和勳章都丟在地上
有的逃了
有的捉住了
有的死了
死的死得這樣不體面
連骨灰也不能運回東京去

還有那些北村英子
美惠子、江藤春子
梶谷蝶子、花代子
除了留下脂粉盒子
和捲髮用的夾子
就不再看見他們的影子

（誰知道她們到那兒去了呢
聽說有人看見她們
在北平東城的胡同裡
打扮得「雍容華貴」
在東安市場買東西）

偽「蒙疆政府」瓦解了
德王逃走了
李守信逃走了
于品卿槍斃了
什麼「司法部長」
什麼「高等法院院長」
都在用手指
數着自己最後的日子

五、

張家口
解放了
頭上包着毛巾
穿着藍布襖的農民
在街上大搖大擺的走着
工人們敲羣結隊
大笑著走進了工會
鐵路的自衛隊
在街上操練

青年聯合會主辦講演

講題是「毛澤東的人生觀」

婦女聯合會在籌備

紀念今年的「三、八節」

商人有商會

學生有「學聯」

文化工作者有「文聯」

「有仇報仇

有冤伸冤」

所有的人都站起來

所有的人都組織起來

和着軍隊

和着政府

守衛着這人民自己的城

人民的城

一切都爲了人民

列車運送着勞動人民

自來水供給人民用水

廣播電台人民在說話

報紙登載人民的事情

戲院演的是人民的翻身

監獄囚禁人民的仇敵

法院審判人民的罪犯

張家口

美麗的城

無數紅磚的新式房屋

無數立體建築

繁雜的電桿和電線

和白色的磁瓶

和如林的烟囪

在晴空下

展開了都市的畫幅

烏黑的火車頭

冒出白色的烟

拖着長長的列車

從城郊駛進車站

雜色的人羣

突然湧到街上

街上

人們匆忙的走着

走進工廠

走進商店

走進機關

走進學校

一切的人都朝着一個方向

「建設民主繁榮的新張家口」

張家口

幸福的城

沒有飢餓

不受欺負

沒有壓迫

沒有恐怖

工人增加了工資

農民減少了租子

商人沒有苛捐雜稅

人人快樂

日子過得很舒服

張家口

人民的城

美麗的城

幸福的城

光榮的城

人民的手建造的

人民的血解放的

人民的生命保衛的

和平的城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我在霞村的時候

丁玲

「我在霞村的時候」，最初發表在延安出版的雜誌「中國文化」上。當這篇小說介紹給大後方廣大讀者時，也曾受到普遍的推崇，我們經作者的同意，特重新在此發表。

——編者——

因為政治部太嘈雜，莫俞同志決定要把我送到鄰村去暫住，實際我的身體已經復原了，不過既然有安靜的地方暫時休養，趁這機會整理一下近三月來的筆記，覺得也很好，我便答應了他到離三十里地的霞村去住兩個星期。

我沒有騎馬去，同走的是宣傳科的一位女同志，她大約有些工作，但她不是一個好說話的人，所以一路顯得很寂寞，加上她是一個改組派的脚，我精神也不大好，我們上午就出發，可是太陽快下山了，我們才到遠目的地。

遠遠看這村子，也同其他的村子差不多，但我知道的，這村子裏還有一個未被毀去的建築得很美麗的天主教堂，和一個小小的松林，而我就將住在靠山的松林裏，這地方就直望到教堂的。雖說我還沒有看見教堂，但我已經看到那山邊的幾排整齊的密洞，以及密洞上邊的一大塊綠色的樹葉，和繞在村子外邊的大路上

的柳林，我意識到我很滿意這村子的。

「可以說已經到了，讓我們再休息一會兒走吧，你說好麼？」我時時擔心着我的女伴的脚。

「不，我們不要再休息了，你看天，我們還要找行李呢，知不知道他們已經替我們搬到沒有。」

從我的女伴口裏，我對這村子的認識是很熱鬧的。但當我們走進村口時，我却連一個小孩子，一隻狗也沒有碰到，只見幾片枯葉輕輕的被風捲起，飛不多遠又墜下來了。

「這裏從先是小學堂，自從去年鬼子來後就打毀了，你看那邊合階，那是一個很大的教室呢。」阿桂（我的女伴）告訴我，她顯得有些激動，不像白天的沉默了。她接着又指着一個空空的大院子：「一年半前這裏可熱鬧呢，那些軍官們天天晚飯後就在這裏打球。」

她又急起來了：「怎麼今天這裏沒有人呢？我們還是先到村公所去，還是到山上去呢？我說先到一個地方問問再上山，儘管山上我也熱，先問清楚總好的。唉，行李也不知捎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倒不要緊，就怕你冷。」

村公所的大門牆上，貼了很多的白紙條，上面寫着農民救國會辦事處，婦女救國會霞村分會，民衆武裝自衛會……但是我們到了裏邊，却靜悄悄的，找不到一個人，幾張橫七豎八的桌子空空的擺在那裏，却忽忽的跑來一個人，他看了一看我，似乎想問什麼，却又把話咽下去了，還想不停的往外跑，但被我們把他留下了。

他只好連連的答應我們：「我們的人麼？都到村西口去了，行李，暗，是有行李，老早就抬到山上了，是劉二媽家裏。」於是他站住了打量着我們。

我們知道他是農救會的人之後，便要求他陪同我們一道上山去。並且要他把我寫給這邊一個同志的條子送去。

他答應了替我送條子，却不肯隨我們，而且顯得有點不耐煩的樣子，把我們丟下便獨自跑走了。

街上也是靜悄悄的，有幾家在關門，有幾家開着，裏邊却又黑漆漆的，我們想走上前去問，卻又不知如何問起，幸好阿桂對於這村子還熟，她便引導着我走上山去，這時已經在黑下來了，冬天的陽光是下去得快的。

山不高，沿着山脚上去，錯錯落落有很多石砌的窟洞，也有土窟洞，洞外邊常有些空地，大樹，石碾子，也常有人站在空坪上眺望着，阿桂明知沒有到，但一碰着人便要問：

「劉二媽的家是這樣走的麼？」「劉二媽的家還有幾遠？」「請你告訴我怎樣到劉二媽的家裏？」或是問：「你看見有行李送到劉二媽家去過麼？」劉二媽在家麼？」

回答總是使我們滿意的，這些滿意的回答一直把我們送到最遠的，最高的劉家院子裏。兩隻小狗最先走出來歡迎我們。

接着便有人出來問了，一聽說是我，便又出來了兩個人，他們掌着燈把我們送到一個靠右的窟洞裡，這窟洞裡很空，靠窗的炕上堆得有我的鋪蓋捲和一口小皮箱。還和阿桂的一條被子。

她們裡面有認識阿桂的，拉着她的手問長問短，後來她們便都出去了，把我一個人留在

這屋子裡。我只好整理着鋪蓋，心裡有些悶。然而到我剛要躺下的時候，她們又湧進來了。有一個青年媳婦托着一缸麵條，阿桂和劉二媽和另外一個小姑娘拿着碗、筷、和一碟子葱同辣椒。小姑娘又捧來一盆燃得紅紅的火。

她們殷勤的督促着我吃麵，也摸着我的兩手、兩臂，劉二媽和那媳婦也都坐上炕來了。她們露出一種神秘的神氣又接着談講着，我們剛才所談到的一個問題，我先還以為他們所說異的是我，慢慢我覺到我的來住並未能使他們感覺到如何神奇的趣味，他們只熱心於一點，那就是她們談話的內容。我不願做出太好聽聽的樣子，所以也不問她們，但只無聊無聊的聽見幾句，却也弄不清，尤其以劉二媽談話之中，常常要把聲音壓低，像怕什麼人聽見似的那麼耳語着。阿桂已經完全不是同一道路走時的阿桂了，她彷彿滿能幹似的，很愛說話，而且也能聽人說話的樣子，她表現出很能把住別人說話的中心意思。另外兩人不大說什麼，不時也補充一兩句，却那麼聚精會神的聽着，深怕遺漏去一個字似的。

忽然院子裡發生了一陣嘈雜的聲音，不知有多少人同時說話，也不知道圍進了多少人來。劉二媽幾人慌慌張張的都爬下炕去往外跑，我也草明其妙的跟着跑到外邊去看。這時院子裡實在完全黑了，有兩個紙糊的紅燈籠在人叢中搖擺，我擠到人堆裏去，什麼也看不見，他們也是無所謂的在擠着而已，他們都想說什麼，却又不說，只聽見一些極簡單的對話，

而這些對話只有更把人弄糊塗的：

「玉娃，你也來了麼？」

「看見沒有？」

「看見了，我有些怕。」

「怕什麼，不也是人麼，更懶懶了呢。」

我開始以為總是誰家娶新娘子了，他們却答覆我不是的，我又以為是俘虜，却還不是的。我跟着人走到中間窟門口，却見窟裡擠得滿滿的是人，而且烟霧沈沈的看不清，我只好又退出來。人似乎也在慢慢的退去了，院子裡空曠了許多。

我不能睡去，便在燈底下又整理小箱子，翻着那些練習簿，相片和削着幾枝鉛筆。我顯得有些疲乏，卻又感覺着一種新的生活要到來以前的那種昂奮。我分配着我的時間，我要從明天起便遵守着規定下來的生活次序。這時卻有一個男人賴子在門外響起來了：

「還沒有睡麼？××同志。」

還沒有等到我的答應，這人便進來了，是一個二十歲的還文雅的鄉下人。

「莫主任的信我早就看到了，這地方還比較安靜，一切事情我都交托劉二媽，你要什麼儘管問她。莫主任說你要在這裡住兩星期。不過若是住得還好時，就多住一陣也不要緊。我就住在鄰院，下邊的那幾個窟，有事就叫這裡的人找我。」

他肯上炕來坐，底下又沒有凳子，我便也跳下炕去：

「呵，你就是馬同志，我給你的一個條子

收到麼？請坐下來談談吧。」

我知道他正在這村子上負責。是一個未畢業的初中學生。

「他們告訴我。你寫了很多書，可惜我們這裏沒賣的，我都沒有見到。」他望了望炕上開着口的小箱子。

我們話題一轉到這裏的學習情形時，他便又說：「等你休息幾天後，我們定更請你做一個報告；群眾的也好，訓練班的也好，總之，你一定得幫助幫助我們，我們這裏最難的工作便是『文化娛樂。』」

像這樣的青年人在前方看了很多很多，當剛剛接觸他們的時候常常感到驚訝，覺得這些同自己有一個距離的青年們都實在變得很快，不過一多了，又會覺得平常的。所以便又把話拉回來。

「剛才，他們發生了什麼事麼？」

「劉大媽的女兒貞貞回來了。想不到她才算英雄呢。」即刻我感到在他的眼睛裏多了一樣東西，那裏面放射着愉悅的，情熱的光輝。

我正要問下去時，他却又加上說明了：「她是從日本人那裏回來的，她已經在那裏幹了一年多了。」

「呵！」我不禁也驚叫起來了。

他正安排再告訴我一些什麼時，外邊有人在叫他了，他只好對我說明天他一定叫貞貞來找我。而且他還提起我注意似的，說貞貞那裏「材料」一定很多的。

很晚阿桂才回來睡。她躺在床上老翻來覆

去的睡不着，不住的嘆氣嘆氣。我雖說已經疲憊到極點了，仍希望她能告訴我一些關於今晚回來的人的故事。

「不，××同志！我不能說，我真難受，我明天告訴你吧，呵！我們女人真作孽呀！」於是她把被蒙着頭，動也不動，也再沒有嘆息，我不知道她什麼時候才睡着的。

× × ×

第二天一早我便到屋外去散步，不覺得就走到村子底下去了。我走進了一家雜貨舖，一方面去休息，一方面買了他們很多東西，是打算送給劉二媽家裏煮稀飯吃的。我請他們派個人幫我拿東西同我一一道回去，那雜貨舖老板聽我說住在劉二媽家裏，便眨着那雙小眼睛，有趣的低聲問我道：

「她那姓女兒你看見了麼？聽說病得連鼻子也沒有了，那是給鬼子糟踏的呀。」他又掉轉臉；朝着站在櫃檯裡邊門口的他的老婆說：

「虧她有臉回家來，真是她爹劉福生的報應。」

「那姓兒向來就風風雪雪的，你沒有看見她早前就在這街上浪來浪去，她不是同夏大寶打得火熱麼，要不是夏大寶窮，她不老早就嫁給他了麼？」那老婆子拉着衣角走了出來。

「語言可多呢，」他轉過臉來搶着又說。

這次他的眼睛已不再眨動了，却做出一付正經的樣子：「聽說起碼一百個男人纏睡過，哼，還做了日本官太太，這種缺德的婆娘，是不該讓牠回來的。」

我忍住了氣，因為不願同他吵，就走出來了，我並沒有再看他，但我感覺得他又眨着那小眼睛很得意的望着我的背影。

走到天主堂轉角的地方，又聽到有兩個打水的人在談着，一個說：

「還找過陸神父，一定要做姑姑，陸神父問她理由，她不說，只哭，知道那裏邊開的什麼把戲，現在呢，弄得比破鞋還不如……」

另一個便又說：「昨天他們告訴我，說走起路來一跛一跛的，唉，怎麼好意思見人！」

「有人告訴我，說她手上還戴得有金戒指，是鬼子送的哪！」

「說是還到大同去過，很遠的，見過一些世面，鬼子話也會說哪。」……

這散步於我是不愉快的，我便走回家來了。這時阿桂已不在家，我就獨自坐在窩洞裡讀一本小冊子。

我把眼睛從書上抬起來，就看見站在最裡邊的兩個糧食簍子，那大約很有歷史的吧，它的顏色同牆壁一般黑，我把一塊活動的窗戶紙掀開，就看見一片灰色的天，（已經不是昨天來時的天氣了）和一片掃得很乾淨的土地，從那地的盡頭上，伸出幾株枯枝的樹，疎疎朗朗的劃在那死寂的鉛色的天上。

院子裡簡直沒有什麼人走動。

我又把小箱子打開，取出紙筆來寫了兩封信，怎麼阿桂還沒回來呢？我忘記她是有工作的，而且我以為她是將與我住下去似的了。

冬天本來是很短的，但這時我却以為它比夏天的日子還長呢。

後來我看見那小姑娘出來了，於是跳下炕去，到門外去招呼她，但她只望着我笑了一笑，便跑到另外一個窟窿去了。我在院子里走了兩個圈，看見一個蒼鷹飛入那教堂的樹林子裡邊去了。那院牆裡有很多大樹。

我又在院子裡跳起來，我走到露右邊的盡頭處，我聽見有哭泣的聲音，是一個女人在壓抑住自己，時時都在擤鼻涕。

我努力的排遣自己，思索着這次來的目的和計劃，我一定要好好休養，而且按着自己規定的時間去生活，於是我又回到房子裡來了，既然不能睡，而舊筆記又是多麼無聊呵！

幸好不久之後劉二媽來看我了，她一進來，那小姑娘也跟着也來了，後來那媳婦也來了。她們便都坐到我的炕上，圍着一個小火盆。那小姑娘便檢閱着那小方炕桌上的我的用具。

「那時誰也顧不到誰，」劉二媽說着，「半年前鬼子打到霞村來的事；」咱們家住在山上好些，跑得快，村底下的人家有好些都沒有跑走，他是命定下的，早不早，遲不遲，這天咱們家的貞貞却跑到天主堂裡去了，後來才知道她是找那外國神父要做姑姑去的，爲的也是風聲不好，爹正在替她講親事，是西柳村的一家米舖的小老板，年紀快三十了，墳房；家道厚實，咱們都好，就只貞貞自己不願意，倒向着她爹哭過，別的事她爹都能依她，就只這件

事老頭子不讓，嘴裏說大又沒望兒，企圖把女兒許個好人家，誰知道貞貞却賭氣跑下天主堂去了，就那一忽兒，落在火炕了哪，您說做老子娘的怎不傷心……」

「哭的是她的娘麼？」

「就是她娘。」

「你的姪女兒呢？」

「姪女兒麼，到底是年輕人，昨天回來哭了一場，今天又歡天喜地到會上去了，才十八歲呢。」

「聽說做過日本人的太太，真的麼？」

「這就又難說了，咱也摸不清，誰曾自然是多得很，病是已經弄上身了，到那種地方，還保得住乾淨麼！小老板的那頭親事，還不吹了，誰還肯要鬼子用過的女人，的確確是有病，昨天晚上她自己也就說了。她這一跑，真變了，她說起鬼子來就像說到家常便飯似的，才十八歲呢，已經一點也不害臊了。」

「夏大寶今天還來過呢，娘！」那媳婦悄聲的說着，又用着探問的眼睛望着劉二媽。

「夏大寶是誰呢？」

「是村底下磨房裡的一個小伙計，早先小的時候咱們貞貞同過一年學，兩個要好得很，可是他家窮，也連咱們家也不如，他正經也不敢怎麼樣的，偏偏咱們貞貞癡心癡意，總要去纏着他，一弄又怪了他；要去姑姑也還不是爲了他，自從貞貞給日本鬼子弄去後，他倒常常來看看咱們老大兩口子，起先咱們大爹一見他

就氣，有時罵了他，他也不說什麼，罵走了第二次又來，倒是一個有良心的孩子，現在自衛隊當一個小排長呢。他今天又來了，好像向咱們大媽求親來着呢，只聽見她哭，後來他也哭着走了。」

「他不知道知道你姪女兒的情形呢？」

「怎會不知道，這村子裡就沒有人不清楚，全比咱們自己還清楚呢。」

「娘，人都說夏大寶是個傻子呢。」

「唔，這孩子總算有良心，咱是願意這頭親事的，自從鬼子來後，誰還是有錢的人呢。看老大兩口子的口氣，也是答應的，唉，要不是這孩子，誰肯來要呢，莫說有病，名聲就實在够受了。」

「就是那個穿深藍色短棉襖，帶一頂古銅色翻邊藍帽的。」小姑娘閃着好奇的眼光。似乎也很了解這回事。

在我記憶裡出現了這樣一個人影，是今天清晨，我動身出外散步的時候，我看見這麼一個年青的小夥子，有着一副很精伶也很忠厚的面孔，他站在我們院子外邊，却又並不打算走進來的樣子，約摸當我回家時，又看見他從後邊的松林裡走出來，我只以為是這院子裡人或鄰院的人，我那時並沒有很注意他，現在想起來，倒覺得的確一個個短小精幹很不壞的孩子

我的休養計劃是怕不能完成了，爲什麼我的思緒這樣的亂，我並不着急於要見什麼人

但我幻想中的故事是不斷的增加着。

阿桂現着一付很明白我的神氣，望着我笑了一下便走出去了。

我也明白他的意思，於是來回在炕上忙碌了一番：覺得我們的鋪，燈，火都明亮了許多，我剛把茶缸子去擺在火上的時候，果然阿桂已經又回到門口了，我聽得見她後邊還跟着有人。

「有客人來了，××同志！」阿桂還沒有說完，便聽見另外一個聲音嘆息一笑「嘻……」

在房門口我攔住了這並不熟識的人的手了。她的手滾燙，使我不能不略微吃驚。她跟着阿桂爬上炕去時，在她的背上，沉沉的垂着一條長辮。

這間使我感到非常沉悶的密洞，在這新來者的眼裏，却很新鮮似的，她拿着滿有興緻的眼光環繞的探視着。她身子稍稍向後仰的坐在我的對面，兩手分開撐住她坐的鋪蓋上，並不打算說什麼話似的，最後便把眼光安詳的落在我的臉上了。陰影把她的眼睛畫得很長，下巴很尖。雖是很濃厚的陰影之下的眼睛，那眼珠却被燈光和火光照得很明亮，就像兩扇在夏天的野外屋宇裡的洞開的窗子，是那麼坦白，沒有塵垢。

我也不知道如何來開始我們的談話，怎麼能不碰着她的傷口，不會損壞到她的自尊心呢

我便先從缸子裡倒了一杯已經熱了的茶。

「你是南方人吧？我猜你是的，你不像咱們省裡的人。」倒是貞貞先說了。

「你見過很多南方人嗎？」我想最好隨她高興說什麼我就跟着說什麼。

「不，」她搖着頭，仍舊釘着我瞧，「我只看見幾個，總是有些不同。我喜歡你們那裡人，南方的女人都能唸很多很多的書，不像咱們，我願意跟你學，你教我好嗎？」

我答應她之後忽的她又說了：「日本的女人也都會唸很多很多書，那些鬼子兵都藏得有幾封寫得漂亮的信。有的是他們的婆姨的，有的是相好的，也有不認識的姑娘們寫信給他們的，還夾上一張照片，寫上好些肉麻的話，真怪，怎麼她們那麼喜歡打仗，喜歡當兵的人，也不知道她們是不是真心，總哄得那些鬼子當寶貝似的揣在懷裡。」

「聽說你會說日本話是麼？」

在她臉上輕微的閃露了一下羞赧的顏色，接着又很坦然的說下去，「時間太久了，跑來跑去一年多，多少就會了一點兒，懂得他們說話有很多好處。」

「你跟着他們跑了很多地方嗎？」

「並不是老跟着一個隊伍跑的，人家總以為我做了鬼子官太太，享富貴榮華，實際我跑回來過兩次，連現在這回是第三次了，後來我是被派去的，也是沒有辦法，現在他們不再派我去，聽說要替我治病，也好，我也掛牽我

的爹娘，回來看看他們，可是娘真沒有辦法，沒有女兒是哭，有了女兒還是哭。」

「你一定吃了很多的苦吧。」

「她吃的苦真是想也想不到，」阿桂又做出了一付難受的樣子，像要哭似的，「做了女人真倒霉，貞貞，你再說點吧。」他更擠攏去，緊靠她身邊。

「苦麼？」貞貞像回憶着一件遙遠的事一樣，「現在也說不清，有些是當時難受，於今想來也沒有什麼，有些是當時倒也馬馬虎虎過去了，回想起來却實在傷心呢。一年多，日子也就過去了。這一路回來，好些人都奇怪的望着我，就說這村子的人吧，都把我當一個外路人，也有親熱我的，也有逃避我的，再說家裡幾個人吧，還不是一樣，誰都愛偷偷的瞞我，沒有人把我當原來的貞貞看了。我變了麼，想來想去，我一點也沒有變，要說，也就心變硬一點罷了，人在那種地方住過，不硬一點心腸還行麼，也還不是沒有辦法，逼得那麼做的哪！」

一點點有病的象徵也沒有，她的臉色紅潤，聲音清晰，不顯得拘束，也不覺得粗野。她並不含一點誇張，也使人感覺不到有過什麼牢騷，或是悲涼的意味。我忍不住要問到她的病了。

「人大約總是這樣，那怕到了更壞的地方，還不是只得這樣，硬着頭皮挺着腰肢過下去，難道死了不成？現在呢，我再也不那麼想了，我說人還是得找活路，除非真不得已。所以

他們說要替我治病，我想也好，治了總好些。這幾天病倒不覺得什麼了，路過張家驛時，住了兩天，他們替我打了兩次藥針，又給了一些藥我吃。只有今年秋天的時候，那才利害，人家說我肚子裡面爛了，又趕上有一個消息要立刻送回來，找不到一個能代替的人，那晚上摸黑路我一個人來回走了卅里，走一步，痛一步，只想坐着不走了，要是別的不關緊要的事，我一定不走回去了，可是這不行哪，唉，又怕被鬼子認出我來，又怕誤了時間，後來整整睡了一個星期，拖着又拖起身了。一條命要死好像也不大容易，你說是麼？」

但她並沒有等我的答覆，却又繼續說下去了。

有的時候，她也停頓下來，在這時間，她也望望我們，也許是在我們臉上找點反映，也許她只是思索着別的。看得出阿桂是比她顯得更難受，阿桂大半的時候是沉默，有時也說幾句話，她說的話總只為的傳達出她的無限的同情，但她默着時，却更顯得她為她的話所震攝住了，她的靈魂在被壓抑，她踏上了她過去所受的那些苦難。

我以為那說話的人是絲毫沒有意識到想博得別人的同情的，縱然是別人正在為她分担了那些罪行，她似乎也沒有感覺到，同時也正因為如此，就使人覺得更可同情了。如果當她說起她的這段歷史的時候，並不是像現在這樣，心平氣和，甚至就使像以為是在說旁人那樣

，那是寧肯聽哭一場，那怕你自己也陪着她哭，都是覺得好受些的。

後來阿桂倒哭了，貞貞反來勸她，我本有許多話準備向貞貞說的，也說不出口了，我願意保持住我的沉默，而且當她走後，我強制住自己在燈下讀了一個鐘頭的書，連睡那那鄰近的阿桂，也不去看她一眼，或問她一句，那怕她老是翻來覆去的睡不着，一聲一聲的嘆息着。

以後貞貞每天都來我這裡閑談，她不只說她自己，也常常很好奇的問我許多那些全不屬於她的生活中的事，有時我的話說得很遠，她便顯得很吃力的聽着，却是非常之誠懇的，我們也一同走到村底下去，年青的人都對她很好，自然都是那些活動份子。但像雜貨店老板那一類的人，總是鐵青着臉孔，冷冷的望着我們，他們嫌厭她，卑視她，而且連我也當着不是同類的人的樣子看待了。尤其那一些婦女們，因為有了她才發生對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聖潔來，因為自己沒有被人強姦而驕傲了。

阿桂走了之後，我們的關係就更密切了，誰都不能缺少誰似的，一忽兒不見就會使人驚詫的，我是一個喜歡有熱情的，有血肉，有快樂，有憂愁，却又是明朗的性格，而她就正是這樣，我們的閑談常常佔去了我很多時間，我却總以為那些談天，於我的學習和休養，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可是日子一天天的過去，貞貞對我並不完全坦白的事，竟被我發覺了；但我決不會對她有一絲怨恨的，而且我將永遠不去

觸她這秘密，每個人一定有着某些最不願告訴人的東西深埋在心中。這是與旁人毫無關係，也不有會關於她個人的道德的。

× × ×

已經到了我快走的那幾天了，貞貞忽然顯得很煩躁，並沒有什麼事，也不像打算要同我談什麼的，却很頻繁的到我屋子中來，總是心神不寧的，坐立不是的，一會兒又走了，我知道這幾天吃得很少，甚至常常不吃東西。我問過他的病狀，但我也清楚她現在所忍受的煩擾，決不只是肉體上的。但我也不能問她，看着回來，說幾句毫無次序的話，有時她似乎要來我一點什麼，做出一付要聽的神氣，但我看得出她却在想着一些別的，那些不願讓人知道的，她是正在掩飾着這種心情，裝出無所謂的樣子。

有兩次，我看見那顯得很精神的年青夥子從貞貞母親的室中出來，我會把他給我的印象和貞貞一道比較，我以為我是非常的同情他，尤其當現在的貞貞被很多人糟踏過，染上了不名譽的，難醫的病症的時候，他還能耐心的來看視她，向她的父母提出要求，他不嫌棄他，不怕別人笑罵，他一定想着她這時更需要他，他明白一個男子在這樣的時候，去對他相好的女人所應有的氣概和責任。而貞貞呢，雖說在短短的時間中，我找不出她有很多的傷感和怨恨，她從沒有表現出她現在很希望有一個男子來愛她，或者就只是撫慰吧。但她應該有些

溫暖才好，她是受過傷的，正因為她受傷太重，所以今養成她現在的強硬，她似乎是無所求於人的樣子；但我總以為如果有些愛撫，非一般同情可比的憐惜，去溫暖她的靈魂，是必須的。我喜歡她能哭一次，找到一個可以哭的地方去哭一次，我是希望我有機會吃到這家人的喜酒，至少我也願意聽到一個喜訊再離開。

「然而真真在想着一些什麼呢？這是不會拖延好久，也不應成爲問題的。」我這樣想着，也就不多去思索了。

劉二媽，她的小媳婦，小姑娘也來過我房子，估計她們的目的，無非想來報告些什麼，有時也說一兩句。但我總不給她們說話的機會，我以為凡是屬於我朋友的事，如若朋友不告訴我，我又不直接問她，却在旁人那裡去打探是有損於我的朋友和我自己，也是有損於我們的友誼的。

就在那天黃昏的時候，院子裡又熱鬧起來了，人都聚集在那裡走來走去，隣舍的人全來了，他們交頭接耳的，有的顯得悲感，也有滿感興趣的樣子，天氣很冷，他們好奇的心却很熱，他們在嚴寒底下聳着肩，弓着腰，籠着手，他們吹着氣，在院子中你看我，我看你，他們在探索着很有趣的事似的。

開始我聽見劉大媽的房子裡有些吵鬧的聲音，接着劉大媽哭了。後來還有男人哭的聲音，我想是真真的父親吧。接着又有擣碗的聲音，我忍不住分開着熱鬧的人衝進去了。

「你來的很好，你勸勸們真真吧。」劉二媽把我扯到裡邊去。

真真把臉收藏在頭紛亂的長髮裡，却望得見有兩顆猙獰的眼睛從裡邊望着衆人，我只走到她旁邊便站住了。她似乎並沒有感覺我的到來，或者也把我當做一個毫不足以介意的敵人之一吧了。她的樣子完全變了，幾乎使我不能在她的身上回想起一點點那些會屬於她的酒脫，明朗，愉快，她像一個復仇的女神，她憎恨着誰呢？她像一個被困的野獸，爲什麼要做那麼一付殘酷的樣子。

「你就這樣的狠心，你全不爲娘老子着想，你全不想這一年多來我爲你受的罪……」劉大媽在炕上一邊捶着一邊罵，她的眼淚就像雨點一樣，有的打在炕上，有的落在地上，還有的就順着臉往下流。

有好幾個女人圍着她，批着她，她們不准她下炕來。我以為爲一個女人當失去了自尊心，一任她的性情瘋狂下去的時候真是可怕，我想告訴她，你這樣哭嚷着是沒有用的，同時我也明白在這時是無論什麼話都不生效果的。

老頭子顯得很衰老的樣子，他垂着兩手，嘆着氣。夏大寶坐在他旁邊，用無可如何的眼光望着兩個老人。

「你總得說一句呀，你就不可憐可憐你的娘麼？」

「路走到盡頭總要轉彎的，水流到盡頭也要轉彎的，你就沒有一點彎轉麼？何苦來呢？」

？……

一些女人們就這樣勸着她。

我看這事是不會如大家所希望的了。真已經做出不娶任何人對她的可憐，也不可憐任何人。她是早已有決定，沒有彎轉的，要說賭氣，就賭氣吧。她是咬緊了牙關要和大家堅持下去的神情。

她們聽了我的勸告，請真真到我的房子中去休息。一切問題到晚上再談，於是我便領着真真出來了，可是她並沒有到我的房子中去，她向後山上跑走了。

「這娃兒心事大呢……」

「哼，瞧不起咱鄉下人了……」

「這種破銅爛鐵還搭臭架子，活該夏大寶倒霉……」

聚集在院子中的人們紛紛議論着，看看已經沒有什麼好看了，便也散去了。

我在院子中也躊躇了一會，便決計到後山去。山上有些墳堆子。墳周圍都是松樹，墳前邊有些斷了的石碑，一個人影子也沒有，連落葉的聲音都沒有，我從這邊穿到那邊，我叫着真真的名字，似乎有點回聲，來安慰一下我的寂寞。但隨即更顯得萬山的沉靜，天邊的紅霞已經退盡了，四周圍浮上一層寂靜的烟似的輕霧。綿延在遠近的山的腰邊。我焦急着我要找的人，我頹然坐在一塊碑上，我盤旋着一個問題：再上山去呢，還是在這裡等她，而且我希望我能分担一些痛苦。

我看見一個影子從底下上來了。很快我便認出就是那個小夥子。我不做聲，希望他沒有看見我，讓他直到上面去吧。但是他却在朝我走來。

「你找到了麼？我到現在還沒有看見她。」

「我不得不向他打一個招呼。」

他走到我面前，而且就在枯草地上坐下了。他沉默着，眼望着遠方。我微微有些偏促。他的確還很年青呢，他有一條細細的長眉，他的眼很大，現在却顯得很爲呆板，他的小小的嘴脣緊閉着，也許在從前是很有趣的，但現在只充滿着煩惱，壓抑住痛苦的样子，他的鼻是很忠厚的，然而却有什麼別呢？

「不要難受，也許明天就好了，今天晚上我一定要勸她。」我只好安慰他。

「明天，明天，……她永遠都會恨我的，我知道，恨我……」他的聲音稍稍有點兒啞，是一個沉鬱的低音。

「不，她從沒有向我表示過對人有什麼恨。」我搜索着我的記憶，我並沒有撒謊。

「她不會對你說的，她不會對任何人說的，她一定到死都不饒恕我的。」

「爲什麼她要恨你呢？」

「當然囉……」忽的他眼睛朝着我，注視着我，「你說，我那時不過是一個窮小子，我能拐着……逃過麼？是不是我的罪？是麼？」但他並沒有等到我的答覆却又說下去了。

幾乎是自語：「是我不好，還能說是我對麼，難道不是我害了她麼？假如我能像她那樣有胆子，她是不會……」

「她的性格我懂得，她永遠都要恨我的，你說，我應該怎樣，她願意我怎樣，我如何能使她快樂，我這命是不值什麼的，我在她面前也還有點用處麼？你能告訴我麼？我簡直不知我應該怎樣才好，唉，這日子真難受呀！還不如讓鬼子抓去……」他不斷的喃喃下去。

當我邀他一道回家去的時候，他站起來同我走了幾步，却又停住了，他說他聽見山上有聲音，我只好鼓勵他上山去，我直望到他的影子沒入更厚的松林中時，才踏上回去的路，然而天色已經快要全黑了。

這天晚上我雖然睡得很遲，却沒有得着什麼消息，不知道他們怎麼過的。

× × ×

等不到吃早飯，我把行李都收拾好了，馬同志答應今天來替我搬家，我已準備回政治部去，並且回到××去，因爲敵人又要大學「掃蕩」了，我的身體不允許我再留在這裡，莫主任說無論如何要先把這些傷病員送走。我的心却有些空蕩蕩的，堅持着不回去麼？身體又累着別人；回去麼？何時再來呢？我正坐在我的鋪蓋上沉思的時候，我覺得有人悄悄的走進我的寢洞。

她一轉身便跳上炕來坐在我的對面了，我看見貞貞臉上稍稍有點浮腫，我去握着那隻伸

在火上的手，那種特別使我感覺刺激的燙熱又使我不安了，我意識着她是有着不輕的病症。

「貞貞！我要走了，我們不知何時再能相會，我希望，你能聽你娘……」

「我就是來告訴你的，」她一下就打斷了我的話，「我明天也要動身了。我恨不得早一天離開這家。」

「真的嗎？」

「真的嗎？」在她的臉上那種特有的明朗又顯出來了。「他們叫我回××去治病。」

「啊！」我想我們也許是同道的。「你娘知道了麼？」

「不，還不知道，只說治病，病好了又回來，她一定肯放我走的，在家裡不是也沒有好處麼？」

我覺得她今天顯得稀有的平靜。我想起頭天晚上夏大寶說的話了。我冒昧的便問她道：

「你的婚姻問題解決了麼？」

「解決，不就是那麼嗎？」

「是聽娘的話麼？」我還不敢說出我對她的希望，我不願想着那年輕人所給我的印象，我希望那年輕人有快樂的一天。

「聽她們的話，我爲什麼要聽她們的話，她們聽過我的話麼？」

「那末你是和他們賭氣麼？」

「和他們賭氣？那才不值得。」

(下接四十四頁)

原子炸彈諸問題

子奇輯

去年八月六日，日本大軍港廣島，落下了第一次「世界大兩」——原子炸彈。人們就開始議論它，後來，在有些國家裡，有不少的人由議論而嚷開了。有些人竟說：「一顆原子炸彈，日本就完蛋！」竟喊：「呵！原子能，勝利之神！」什麼「原子彈底謎，是打開美蘇關係底第一把鑰匙！」什麼「現在美國原子炸彈底破壞力，業已較之投於廣島和長崎時代，更為厲害呵！」不久北平華北日報，在二月十一號的社論中寫道：「原子武器的一次使用，已可能殺滅人口四千萬，換言之即將我國四萬萬人口聚集攏來，只需十個原子彈，就可以應付完結。」：這是在國內，在國外還有人索性借着原子炸彈的名目去嚇唬老百姓。巴黎就開過一個空前的大玩笑，（也許不僅僅是玩笑吧！）二月五號夜晚，不知何人在廣播台上偷（？）喊了一聲：「巴黎今晚將受原子彈轟炸！」於是全城立即秩序大亂，車馬停行，電影停映，行人倉忙奔至巴黎地下室，及舊有之防空壕，並有市民二人，當時被嚇死（？），（路透社的電訊）。研究原子能底作用，這本是一件科學的工作。科學是實事求是的學問，畢竟和做戲是兩回事。

原子炸彈是什麼樣子呢？看外形，像一個櫻黑色的高爾夫球，但比高爾夫球重得多，據說有好幾磅。它裡面裝的是放射性元素，依靠這種放射性元素底原子，在分裂時產生強烈的爆炸力。這和一般炸彈不同。一般炸彈是由炸藥產生爆炸力的。炸藥是很多種複雜的化合物，這些化合物在炸時能迅速分解，

產生大量氣體，把炸彈鋼壳衝破，於是周圍的物質就被破壞。至於原子炸彈的製造，詳情還未公佈。但是有關它底基本原理的材料，是前後發表過的。

有人說，美國是第一個研究原子能，和第一個實驗成功的。前一句話是不合乎事實的。如果是從研究原子能的問題上看，恰恰相反，美國是比較遲的。遠在美國研究十幾年前，丹麥大科學家波爾教授（按他是此次起草實驗計劃底參加者之一。一九四〇年因希特勒焚毀了他底私人研究室，當年夏天由德國逃出。），就着手探求原子能底作用。而早在一九一九年，物理學家魯則伏德，已發明人工分裂原子，他利用鐳這個元素的放射線，把氮原子核打碎。但是放射線太少，很不容易打準。一九三二年，英國科學家查理·維琪發現了「中子」，又發現了中子是射原子核最好的工具，一次就能放出一百四十多個「中子」。這樣，其中總有一個會射中的。再往後，在歐洲各國又有不少科學家發明用鐳射線射中，再放出中子。中子速度過分的快，所以要用石臘來減低它的速度，再以他射擊原子量，二三五的鈾原子核，鈾原子核立即分成兩半，還分出一些游離的中子，這些中子又能破壞其他鈾原子，這所有的過程都非常快，並發出很大的能力，造成猛烈的爆炸，這就是原子炸彈底基本原理。

前美國陸長史汀生先生（英美加原子炸彈專門管理委員會的主席）去年八月間宣佈，一九三九年美國開始注意使用原子力的可能，並指派一專門委員會從事調查。委員會的主席，為喬治·湯姆生爵士（有名的諾貝爾獎金底獲得者）。一九四〇年，正當戰爭劇烈時，也正是德國狂熱地想找出原子底秘密，想使原子能用於戰爭引擎上。但失敗了。為什麼會失敗呢？第一是因爲發現V₁太遲了，這是在科學方面。第二，也就是主要的原因，在這期間，研究原子能的秘密實驗室和製造工廠，

被愛國志士們發覺把它們炸毀了。這是正義的炸彈把罪惡的炸彈炸敗了。同一個時期，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首相舉行了緊急的秘密會談，爲了和德國競爭，因爲這時還未聽到德國失敗的消息。會談結果，決定迅速成立實驗室與製造廠。由於當時英國本土處於戰雲密佈的前線，有被轟炸的可能，所以決定設在美國北部加拿大區內。由英美加三國政策委員會主持，美國陸軍部監督全部生產事宜。嗣後，又在新墨西哥州的聖菲城附近，設一特別試驗室，專管裝配該彈的技術問題，數千工業組合公司，參加實際工作。但起決定作用的，只有兩個工廠。工人總共有十二萬五千多。據說，工作了兩年，絕大多數的工人，還不清楚，自己在幹什麼。前後參加設計和實驗的科學家，根據不完全的統計，約有二百多，其中比較有名的有：查威區教授，阿克爾氏，哈爾班西門，拉伯博士，牛津大學有名的熱學教授西蒙博士，查理·達爾文爵士，科克洛夫，奧利凡特·菲特爾教授，猶太科學家魯道夫，丹麥大科學家波爾教授，號稱原子博士梅特拉女士，（本年二月十號在泛美婦女出版協會上，獲得杜魯門及其夫人支持的首屆獎——「榮譽婦女」）喬治·湯姆生爵士，歐本海麥博士以及布施博士，柯南特博士等等。

去年八月二十日，美國科學家布利文在共和雜誌上寫道，美國造出的原子彈不多，但所費的力量是特別大，他們化去了足足兩年半的工夫；動員了足足六萬五千特別技術工人；付出了足足十萬萬美元的代價，才僅僅造出了最初兩個原子彈。以後，造出了十個，每個化了二萬萬美元。從去年美陸軍部公佈的材料裡，我們又可看到另一方面問題，就是訓練駕駛員的困難：每人平均需要二年的訓練，並須具有特別的生理條件。駕駛員載負着原子炸彈在高空飛行時，尤其當投擲原子炸

彈時，有很大的危險。這可見原子炸彈底使用，並非像有些人所喧嚷的那樣容易，那樣輕鬆。

科學家們稱此次原子炸彈底實驗成功爲世界科學家空前最高的合作。也正如去年八月，杜魯門總統所說的，這乃是巨大複雜的知識大聯合問題。這種幾個國家底科學合作的大舉動，將來是否還可能呢？他自己回答道：「是值得懷疑的！」

經過這樣複雜過程和付出這樣高度代價的原子彈，所得到的成果有多大呢？就是說，原子彈底實在威力究竟有多大呢？

大家都還記得，去年八月六日，美國B 29式轟炸機，投下第一顆原子炸彈於日本廣島地面時，華盛頓新聞處的報導，說是有二萬噸 TNT（三硝基甲苯）的威力，等於二千架空中堡壘底破壞力，超出世界最大炸彈的二千倍（按：世界最大炸彈爲英國「格蘭斯蘭姆」彈）；廣島全城毀滅。可是在同月十日下午第二顆落於長崎時，仍是美國新聞處的報導，說：一顆原子彈等於一百五十架轟炸機的威力，（而不是二千架）並證明廣島十四方哩內百分之六十建築物，差不多被毀滅（而不是全城毀滅）。據稱這是比較精確的數字，因爲這是根據美國偵察機照的相片計算的。當天，據一個參加這次轟炸的飛行員說，這個數目字，仍是猜測的。「因爲——他說——誰也沒有親自到廣島去詳細調查過呀。」他對路透社的記者說。這前後兩個不同的數字，顯然是互相矛盾的。可是已經被美國新聞處自己糾正過了，數字，却還大有人在搬用，而且搬用得頗爲起勁，甚至還「發揮」了一些。前些日子，在北平的若干報紙上，就寫着原子武器使用一次，能殺死四千萬人口的說法。（我想在十四方哩的百分之六十的地區上，就是擠也擠不下的）在美國，也有人

盡量誇大，如他們說，原子彈發的熱，有五百萬磅煤燒起來那樣的熱度，在半徑五十英里以內的建築物與生物，都要受損傷。這些說法，從來沒有科學家的研究材料可以證明。相反的，人們不斷地證明其他問題：證明原子，並不定都全部會分裂。分裂也還要受到周圍自然條件的阻礙。那個會參加過投擲原子炸彈的飛行員就證明：「一顆子彈底威力雖等於一百五十架轟炸機，但山地，平地，凸地，水地各有區別。」就是前兩天，美飛機專家史雷斯基少將本日就原子彈之威力，發表談話如次：「廣島，長崎二處當地軍民死亡率多之原因，實為火燒者。所謂一顆原子彈力為燃燒彈二萬倍之說，實全屬妄言。」（南京一月二十七日廣播）。

怎樣處理和防止原子炸彈的威脅呢？

最好就是公佈原子能運用的秘密，或是交聯合國共管，這是全世界絕大多數人民的意見。遠在去年使用原子彈的第二天，國聯同志會主席穆拉教授，就提議過。他說：應立即將原子彈底全部知識，普遍地傳佈到全世界。將秘密保存在一個或兩個國家，這等於告訴人們說：「我（們）保存戰爭，保存危險。」他又說，可惜是這種方法的保存，是不可能的。當時英國每日先驅報在題為「反對保守原子能運用的秘密」社論中寫道，應馬上召開強國會議來討論。在結語中，說：「壟斷使用原子能的秘密，其危險正如同軍事壟斷的危險。」不久，美國國會進步的議員（如陶亞）和發明原子彈的科學家們，都一致發表聲明，要求「把原子彈交由國際機構共管。」美商務部長華萊士建議，將原子彈秘密，先通知蘇聯。美國許多社會名流，都強調美國有維持與鞏固對蘇聯友誼關係的必要，稱「願意美國保守原子彈的秘密，很明顯是企圖利用它在國際關係上作討價還

價的工具，起強國間互相磨擦，妨礙和平生活的作用。」可是在英國，還有另一種保守派的論調，譬如去年十一月八日合衆社報導：「邱吉爾和貝文在下院演說，竭力擁護美國對於原子秘密的獨霸。邱吉爾警告工黨政府，切勿壓迫美國公佈原子秘密，並且明白指出『不可讓蘇聯知道』」。但前些日子，英國國會多數議員在阿特里里赴美前，早已鬧得天翻地覆，猛烈反對目前的外交政策。工黨議員更直接地表示：貝文先生要繼續任外長的話，就不要再抄保守黨反蘇政策底腐敗了的後路。

其實，原子炸彈所謂秘密，是有限的。英美加發明原子彈的科學家，譏笑此種保守派藉以威嚇別國的意圖說：「這種炸彈的原理，盡人皆知，任何工業國，在兩年至四年內，均能造出。」世界名科學家法國的李維宣佈說：「原子彈秘密，將於今後六個月內握於蘇聯與法國之手。」（這話是去年九月間說的。）又說：「蘇聯正在着手製造比炸日本的、潛在威力大六十倍的原子彈。」還在去年八月間（原子炸彈出現的第三天），美國基督科學箴言報就說過：「英美一些人對原子彈過高估計，是荒謬的，並且甚至是有毒的。理由是：當我們與英國，壟斷也不可能壟斷好久。物質科學進展之行踪，是為許多國家中幾乎同時發展底特點的記錄所標誌。幾乎沒有一個主要的發明或發現，不被挑戰的。」的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就是最好的證明人。無論德國的飛機，遠射程大砲，潛水艇怎樣厲害，以及這次大戰中德國的坦克，飛彈，無人駕駛飛機如何可怕，結果還是吃敗仗。原因是：你的武器好，人家的也差不多。只要你使用出來，別人也就會仿造或想出對抗的方法，或甚至隔不了多些時候，比你還高明，這都是完全有可能而且屢次被事實所證明過的，這是第一。第二，就是更重要的，是人，

是人底政治覺悟程度；人底組織力。因為人是發明技術而又是掌握技術的。不是有這樣材料嗎？——「担任設計的人員與製造的工人，已有四分之一以上辭職。」不是又有這樣的材料嗎？——「發明原子彈的科學家，百分之九十以上要求英美蘇討論共同控制原子彈。」（美新聞處，美聯合社華盛頓報導）不然，我想恐怕也有離開秘密的工作室而「辭職」的可能。因為原子能研究的成功，被人們稱為：世界科學聯合的大舉動，而不要忘了這種大舉動，無疑的是依靠反法西斯大熱忱所鼓舞和支持的。

在這次倫敦所舉行的聯合國大會上，決定成立原子能管制委員會。雖然遲了些，但我們認為這是好的。可是還不知詳細情形，與以後如何。在討論此問題的同時，北平廣播了這樣的一項消息：美海軍少將布蘭特宣佈「原子彈攻擊海船之試驗，將于最近在馬紹爾羣島及珊瑚島作首次之試驗，以試其對海船攻擊之威力，第二次，將于本年七月一日舉行。」倫敦會議後五天，美國務卿貝納斯在招待記者會上稱：「美國仍將保持原子彈的製造法。」

從另一方面，我們應看到：蘇聯科學在這方面的研究，也很有顯著成績的。去年，在蘇聯科學院公報上發表過幾次關於研究原子能的消息，其中之一為：「蘇聯科學院會員，在高加是深山內，研究宇宙光：已獲重要進展，將大大有助于原子能研究。」不久前，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莫洛托夫說過：「蘇聯也將有原子和其他許多東西。」本月九日，蘇聯人民委員長斯大林，在莫斯科斯大林選區的演說中講到：「我毫不懷疑，如果給我們的學者以應有的注意，他們不僅能改善，而且能在最近時期，超過國外科學所達到的成就。」

本月二十日，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長羅佐索夫斯在駁斥加總理金氏的聲明中，說道：「……蘇聯機關並不需要此種數

字（按：指所謂駐渥太華的蘇聯使館的職員，在加拿大秘密獲得關於原子彈的數字。）因為蘇聯已握有更高技術科學上的成就……」

第二方面，就是防禦原子炸彈的方法，據我們目前能知道的，有以下幾種：

第一種，用反原子彈的砲去打它，據說可以毀壞飛行在任

何高空的帶着原子彈的飛機。

第二種是直接尋找對方帶原子彈的飛機或其他發射原子彈的工具（如火箭等）底起飛（或起射）基地，和製造原子彈的老家——工廠，加以猛烈的轟炸。

第三種，是封鎖原料。因為在好些國家，（像美國，英國等）非常缺乏原料，據說最近美國就在西歐某國，積極活動，忙於解決此困難。

第四種，建築「地下城市」和較深固的「防原子彈特別室」。尤其在多山脈的地區，可在地下修工業區或住宅區，這當然更會保險的。因此少數反動派，和戰爭的野心家們，想用幾顆原子彈，以為就可以破壞人類的和平事業，那完全是夢想！那些玩弄「原子外交」的人們，也一定會失敗的，如果不出頭的話。

最後，我們談到處理原子能的問題。我們認為科學應該服務於世界上最大多數的人民，這是千萬萬確的不可否認的道理。就是說應使原子能由「炸彈」底作用圈里走出來，轉到建設上去，轉到世界和平的經濟事業上去。這樣才能發揮底應有的力量；發發人類龐大的建設力量。正像一個經濟學家所說的，在現在的條件說來，在推動發動機底作用上，最高的還算是油與煤炭。而原子能底作用是大過電力好多倍的，所以假如能用它來推動發電機與羅旋推進器及其他引擎，供發電來源，這才可以說：「原子能底運用是世界科學史一個劃時代底工業革命。」約上安得（生爵士語）但大家都清楚。這樣的做法，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廣泛的運用是辦不到的，而在社會主義的蘇聯則是充份可能的！

二月二十六日夜

徵稿簡約

- 一、本刊為綜合性的文化刊物，歡迎投寄各種稿件。
- 二、來稿請繕寫清楚，加上標點符號。
- 三、譯稿請附原文。
- 四、文內如有插圖，請用墨色，以便製版。
- 五、稿末請書明通訊地址及真實姓名（發表時署名可由作者自定）。
- 六、來稿遇必要時，編者得酌量增刪修改。否則請預先聲明。
- 七、已在本刊發表的稿件，版權仍屬作者，但本社如刊行選集或叢書時，得自由採輯。
- 八、稿件如須退還，請附足郵票。
- 九、來稿決定採用後，即寄送稿費。
- 十、來件請寄：張家口東安大街北方文化社（電話二八九八）編輯部。

北方文化（半月刊）

第一卷
第一期

（本刊文字如得本社允許可以轉載）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一日出版）

編輯委員會

周揚	蕭三	艾青
張如心	何幹之	劉皚風
成仿吾	沙可夫	呂驥
鄧拓	丁玲	馮宿海
蕭軍		

主編

張成
如仿
心吾

出版

張家口東安大街 電話：二八九八

北方文化社

發行

張家口解放大街

新華書店

北方文化

(半月刊)

創刊號

北方文化半月刊

每月一日十六日出版

本期零售邊幣壹百元

預定請直接寄新華書店	定		預
	全	半	期
	年	年	限
	廿四冊	十二冊	冊
	邊幣貳千壹百元	邊幣壹千壹百元	數
			定
			價